

槎翁文集卷之七

記

東竹軒記

竹之產於東南而貴重於天下者莫荆楊若也是以聖人錄之書曰篠簜曰箛簠楛而藁之植無紀焉其見於詩則有衛之淇澳曰猗猗也曰青青如簧也既興美之而猶嗟嘆之乃三致意於有斐君子終不可諉兮之盛豈竹之可貴重者尤在於質美而君子固將比德於是歟是何竹之多衛產也若燕也者則固荆楊之比而亦衛之東境也而竹之產無聞焉何哉豈土地所生風氣所宜固各有所專而不能以相通者歟將燕地當極北



窮遠地鹵斥而時凍涸天地生之氣至是膠固閉距
有不得而施生者乎何竹產之荒落而鮮聞也既又疑
之以為荆楊之限隔固遠矣若燕之於衛則地之相去
若此其未遠也世變風移烏知今之不異於古而余固
有不得而知之者歟洪武六年秋予來北平；古燕
地也入其境則蒼然平曠草色盡白時時驚風吹沙人
馬對面不相見荒墟敗堞凋蹙松偃栢往；有之然率
離奇勃率有慘悴可憐之色求其一二清修茂悅彷彿
吾南土之常卉已不可得而况於竹哉夫竹中通而節
固理密而氣清非高明爽塏有未易致生植之遂者今
乃欲求之於風沙冰海之區難矣一日過樊子仲郭之

寓舍見所謂東軒者有羨竹焉問之則遠致而新植焉
者也余為之駐觀久之愛其扶疎玉立枝葉森布清風
在戶爽氣逼人欣然如見故人於異鄉儵然如遇高士
仙客於空同之墟廣漠之野也抑予前所謂世變風移
烏知今之不異於古者豈不誠然乎哉仲郭因請為之
記余諾之而未果其明年春會予有京師之役比反也
則臬事日嚴文檮填委補弊救過之不給尚能以文辭
名哉今年夏仲郭來徵文且告曰吾東軒之筍已再竹
矣昔者之諾得無忘之乎余亟謝不敏則為之記曰竹
非燕產尚矣然士君子所過者化其於物也固不矯情
而循其所無亦不易地而變其所志若仲郭之材美

猶篠簞籥簫之出於荆揚者既已拂拭韜籍而登薦乎天子之庭矣則切磋琢磨求所以脩其身成其文而思所以比美於淇澳之君子者又可一日忘之哉宣斯軒之所以名也抑聞之鳳凰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而東云者固和氣之所鍾也則茲軒也將非朝陽之地哉詩不云乎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吾見昔之鳳凰將翾來止於斯而和鳴也尚幸有聞焉

柳居圖記

圖柳居者何志初志也志之者誰三衢徐叔名也叔名愈憲北平之明年示余以柳居圖而申之以言吾邑開化東三十里之華川有先廬焉比歲燬於兵迨先人既沒而塋於青陽也嘗徙而廬於某左如是者既十餘年矣幸天下清寧民物咸得以休汝余惟不敢以忘先業也始復營華川而返息焉自惟無所庸於世亦無求聞於人、以吾土水木清華之可樂也嘗取柳數十本周庭垣而植之曾不幾何而青翠工干陰翳蒂如行者過之深不見日余方息交絕遊閑戶取聖賢書日諷而玩之時、升高眺遠望青陽松楸於雲烟杳藹間慨然有陟岵之遐思焉或興至神怡則振衣展席臨清流蔭嘉樹叩琴而歌之悠然自以為可以苟遊於茲土而世亦若可以遂忘於已矣或者不容以余之居之也乃目余為柳下先生而薦之於春官者俄而鄉老大夫禮羅在

門敦迫就道而華川之柳居遂非吾有矣一貢于鄉而
辱與俊造遊再貢于王庭而進叨御史之命茲又獲
與同事于此榮幸侈矣念吾志初不及此顧天一日舉
以畀之而不少靳者是寧可以倖有哉吾旦雞鳴而
起從一童單馬出坐府中方與僚佐平議輕重茶決可
否曾未竟而群胥抱文牘趨庭下更署紙尾者已鴈鷺
進而縈綆屬矣少或眩焉則水火易位死生利害倒置
故吾日惴惴然以驚且畏若無所措其身者反思吾昔
者柳下之優游可復得哉爰取華川之景合青陽為之
圖時展而玩之以無忘其初焉此吾志也願有以記之
可乎余惟匹夫而有天下志者士之謂也所居有大小
所遇有顯晦而志則各有存焉夫豈可以一端裁之哉
惟其始之不以所處為困者居之安也終之不隨所居
而變者志之定也志之定而居之安其名稱有不昭
於時矣乎彼輞川近觀之詠平泉草石之記沾沾然滯
於物者吾無取焉今叔名清亮強敏志得道行而猶能
不忘其初若是不亦窮達一致而忠孝之兩盡哉吾見
青陽華川之間其小石草木允經吾叔名之所遊覽而
指歷者將欣乎乎共有榮耀哉四方賓客與夫鄉人子
弟豈無過其門望其蔭而思挹其聲光者將必曰此御
史柳也又相與愛敬培置於方來則名之傳也寧有既
哉余不敏請書是說于圖之左以識而俟之

寸草堂記

番禺汪季清平居結讀書彈琴養親以為樂嘗作草堂於浮梁山中或者為題寸草字於楹間為之名者蓋取孟東野氏遊子吟詩中一語也季清蚤以文學起家入太學為弟子負未幾奉

旨分教北平之大興自以去其親之遠且久而念斯堂之不可得見也則法然告語於廬陵劉崧請為文記之將以日誦而自省焉抑余固抱永感者也將何以為言哉夫父母之於子猶天地之於萬物也天地生萬物不可以數計而形色之可觀者莫著於草之長短鉅細尤不可以數計而其類之微且弱者蓋亦莫甚於草矣夫草之為類固微而弱者也而又謂之寸焉則其為微且弱者不亦甚乎此凱風棘心劬勞之思也此蓼莪我匪我匪紆之痛也此孝子不自滿足而慊然有感於其中之詞也由是推之則所以盡其事親之道致其敬身之誠者宜愈至而愈未至且將競焉閔焉反而自顧益凜乎其有不勝之惧者故寸草之不足以報三春之暉猶孝子之不足以報昊天罔極之德也千載之下四海之內有人心者孰能不慨然於斯語哉嗟夫天地生之機其著見於物者固日進而未已也其始也纖柔稚弱不啻若毫髮絲粟然及其終也滋茂暢達有不可以限量計者夫人之心皆然也豈惟草哉草必有

以養之而無害則庶乎有以全其所賦之本體而無所
愧矣詩不云乎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尔
所生是記也季清其試思之

按察司官朝會題名記

洪武六年秋余承乏副北平憲迨九年之閏九月幸及
考以十一月赴覲其明年正月至京則 朝廷更制內
外官率九年為任又聞有

旨召各道按察司官以三月會京師余以留滯道次弗
知也乃月之十有一日余賫所書事蹟赴考功監投進
監在奉天門之西南上其導之進者殿廷儀禮司正某
也越三日吏部尚書王敏於大本堂啓北平按察司

使劉崧以考滿至京未經注代俾 往復任今宣諭在途

宜令聽候者 東宮可之越二月十八日僉事閻裕等

至自四川未幾廣東西道及凡任各道司官者皆次第

至二十七日北平僉事徐叔銘經 歷王敬脩知事俞思

敬與山西副使楊基江西副使周 凱山東副使張孟燕

等文皆至又明日監察御史權河 南司官董哲與浙江

廉使余奎等又最後至皆集于京 師之會同館計天下

凡十二道官通若干負時來會者 止四十九人官固

未備也其始至則皆齋沐具朝冠 朝服以次日早引奏

如儀行朝覲禮至是始齊同焉前 朝儀禮司正戒各道

官率所屬入聽宣諭乃二十九日 早朝既退衆各常服

官率所屬入聽宣諭乃二十九日 早朝既退衆各常服

俟于闕門之西外時中書丞相胡惟庸大都督府官毛
某御史臺左大夫汪廣洋右大夫陳某皆先入文武百
官從之既而司正引衆班循闕右西側門以入奉天門
復由門之右掖進奉天殿下叙列于丹墀之西以俟俄
而中使趣召知上已升殿矣司正與序班導衆由殿右
歷西階折而東行遙望見金刺紋團鳳扇夾御座正南
面北位乃循殿庭西南遂班于正南北面浙江廉使一
人立最在前山東山西江西各副使與崧共四人立次
後廣西僉事顏繼先陝西僉事韓儀可與元僉事及經
歷等官四十四人作重行立又次後時奉天殿新成土
木疏牀未斲飾也 上冠通天冠御白袍負山字金漆

素木屏風據金椅下施筵席焉

天顏清怡王音暢亮

宣諭叮嚀繼以誠勅特命戶部尚書傑斯以官段四表
裏賜余奎賞其前在山東時實封言事之剴切也宣諭
畢衆惶恐再拜叩首謝而退又明日三月朔司正具戒
入辭衆以詰旦復具朝冠服隨序班先俟立于奉天殿
之前墀 上既升御座司正以聞乃就位贊拜禮畢趨
退出奉天門未竟有 旨復召入而前行者已出赴儀
禮司收服矣後行者聞 命將復入不可乃亟出易服
仍羣趨以入時工匠方集殿墀頗喧雜 上厭之乃徐
步出殿門降庭陛以臨于丹墀將坐見臣衆且還至乃
直南趨出奉天門渡金水橋又趨午門以出至御街中

甬道而坐百官衛士環擁後先而儀仗嚴肅特甚衆視
伏喘汗戰慄不知所為 上始若色怒久之乃言曰若

等知朕所以諭之意否乎今天下太平有司膺名秩食
俸祿甚厚而民隱未盡昭恤使朕之耳目弗究于下者

非若等責歟惟是新制九年考績若等其各還司以糾
以察慎乃憲度大者以聞可也毋玩民事毋干天紀使

後此能復見朕則若等為奉職矣是日 聖訓諄復視
前日尤篤切嚴厲使人服而思之温然如被春風而煦

至和凜然如聞雷霆而隱餘震也拜辭禮畢 上將起
復立而申飭者再四暨返駕將入午門忽返顧曰若等

其皆來 上既入乃自東祀以登于觀上遂入坐南殿
羣臣登自西祀遂列懸于殿之右掖陳几席焉云有

旨賜膳既而光祿寺設饌酒三行進膳畢司正奏按察
司官謝賜膳 勅免謝乃退詣中書省及府臺以次辭

謝而出又明日賚兵部符驗出金川門赴龍江驛次第
起舡以歸寔是月之四日也舟行凡十有九日始達北

平暇日因追錄前所會憲官之爵里姓字為一帙且以
識好會也夫有食其祿乃不思究其職理其事而負

聖訓者猶負於天也可不畏哉是錄凡四十九人其由
御史而遷者若干人由部官而調者若干人由臺掾及

察院書吏而陞者若干人由府州縣與人材而舉者又
若干人噫才難尚矣而況於司憲者乎惟是十二道之

分布天下其選為甚嚴而任為至重也然其間除擢後
先陞調遠迹或同選而異趨或異出而同事固有聞名
企蹟於十數年之久而終莫遂一日之覲接者有之則
夫因覲典而為斯錄也又烏能以已哉况其間有可監
可視傲而可敬畏者又皆區區之益友者邪嗟夫惟天
不可欺惟法不可玩而吾之心則不可以不盡也幸
與淬礪濯滌以報稱上意將必後此而觀考焉又
徒若今所錄而已哉

登濟寧太白酒樓記

太白酒樓在故濟州今濟寧府南城門上壯麗雄偉
望夷曠有汶泗二水經其前開河安山山湖諸水

西堯釋龜象祖徠岱宗諸山復左顧聯絡于東北皆紆
青洧白以舒斂出沒於雲烟縹緲之際而齊魯方千百
里之勝可指顧而具矣樓之規制不知重脩何時其興
昔之高卑大小殆不可辨意其上下千數百年間其脩
葺而因仍者殆皆此類耳階西南上有古石柱高可丈
四五尺觚植而湧蓋其上周圍刻小篆記文者唐沈光
之所作也其左階東南隅有二賢祠記石刻二通蓋昔
州人嘗祀太白與知章賀公于其上者也祠有二賢何
舊傳開元中以知章為任城宰而來其來而止也嘗飲
于此之樓之所以名也惟太白負奇氣好僊遊其足跡
幾半天下九江漢荆湘具楚巴蜀與夫秦晉齊魯山水

名勝之區亦何所不登眺何日不酣暢而以酒樓名天下有二焉其在洛陽天津橋南董糟丘所造者其事尤奇偉卓絕今其存亡興廢類不可知獨茲樓以沈光記文遂留傳至今豈偶然哉洪武十年三月十六日子與本司僉事徐叔銘經歷王敬修知事俞思敬自京師聽宣諭還北平道過濟寧郡將鳳陽沈仁知余好古也借其客曹伯仁吉水夏侯籜載酒邀余與同行諸君遊樓上撫誦唐來金元以來詩文碑碣九十數通於是大白之去世幾七百餘年矣為之低徊慨歎久之既下樓為舟二鼓矣乘月出草樓行五十餘里將入開河舟人大醉妄行入野湖菱蒲中不知所向乃傍柳樹而息明旦與叔銘相視大笑遂書此以紀同遊歲月

菊所記

吾鄉多竹而鮮菊非菊之獨鮮也凡菊之生柔脆芳潔所以培植滋息者恒有待於人然非幽閒靜逸之士則亦不能有以盡其性而使之必遂非若竹之勁直堅密而根厲萌達可以歷數世而不悴雖或漫植而亦無不長盛者也自余少小時已喜種菊然不可卒得聞人有佳品輒不憚艱遠分根裹苗惟恐其不多且異也然而朝夕異姿咫尺異態培築之未固而雞犬或為之侵凌灌漑之未周而風日或為之烜燥其幾何而不支離委絕於草莽之墟也哉此無他亦由心有所繫而所以養

之之功有不繼焉耳。距余所告南二里許地濱河流為
菖蒲田。有康氏世居之。其字體原者則其郡從中之特
然者也。性伉直。能以急義先其鄉人。方少壯時。嘗操干
金浮遊江湖間。揮斥散施。若不經意者。晚乃退而休息。
為往年。余以倦遊歸適東南。兵亂里巷蕭條。故老無有
存者。獨時之過體原氏相與懋林竹之秋陰。歎前人之
陳迹。而呂亦皓乎其將老矣。問遊余坐南軒。見榻間揭
翁所二大字。問之。君欣然指軒前隙地。謂予曰。是將求
佳菊植於斯。燕賓親於斯。以為他日娛老之圖者。子幸
為文以記之。余咲曰。君第植菊。成而會賞焉。則記成
矣。予文不難也。自後間相聚。輒勿之。別去。而呂之菊卒

亦不果。及其所言者。子竊怪之。未幾。余以

一命去家。與體原不相見者。又八年。比來北平風沙蒼
莽。中於竹罕見。獨時之於士大夫家見菊。本甚夥。因憶
嘗諾於君。每對之。未嘗不惘然也。今年春。體原命其婿
曾景忠來徵文於京師。且曰。翁之菊。今燦然可畦者。已若
干本矣。請必得先生之文。以復命。余不敢辭。則記之曰。
昔先正有云。菊花之隱逸者也。使君如前。數十年強壯。
可仕。則必不暇以事此菊。使如前。十數年轉徙避地。時
則亦不能以有此菊。使君之子若孫。無以致其治生力。
作之勤而奉其旨焉。則亦不能以樂此菊。故此菊之
與人必適然相遇於蕭散澹泊之鄉。然後二者得以相

成而所若體原者豈非余前所謂幽間靜逸之士者歟
特見吾鄉菊產之盛迨有過於竹者其必自君始矣豈
不快哉抑余之生後君若干年曩不自意竊祿于朝
遂不能以成其初志獨憂患之餘容髮之變乃有甚於
君而不自知者豈不益重余之所感哉茲聞菊所之盛
也徒為之踴躍以喜而不可即姑為之記以復於君俟
于他日南還幸載酒而一過焉

瞿預齋記

前成都府綿竹縣丞陳亨衢若澍甫嘗題其燕息之齋
曰瞿預既去蜀而調管庫於吳府也適余由北平臬司
來觀與之相見於京城之寓舍因以告而請記焉其言
曰自幼而知學已聞瞿塘灘預為天下之至險矣及叨
薦出仕于蜀始歷其地而信焉今過而去之久矣然猶
心存目注未嘗不為之寢驚而憂悸也因摘瞿預二字
以名吾齋庶幾日戒而不忘焉余曰嗟乎子豈以瞿塘灘
預為至險哉世固有乘之而安濟者矣彼非濤非石觸
之而遽敗嬰之而必壞者豈皆由夫瞿塘灘預者乎昔
若澍之入蜀也既已沿溯巴峽出入瞿塘而上下乎灘
預之堆矣其激而為湍沫旋而為渦湍湧而為衆為馬
其迅不可磯廣不可畔而深不可極也彼遊士行旅卒
然遇之有心戰膽掉於空冥不測之中者乎當是時
金帛有所不顧也珠蓋有所不嗜也四体有所不暇也

也其心方凝然一為舟師之是聽而舟師為之操駕引柁
而翔容與於其間而自無不得焉故雖波流漂漾風雨
寒驟而舟航之不傾不覆以底于安流者故自若也不
幸摧機敗艦而人貨俱殞者有矣然固不盡尔也及其
險出危脫氣平体舒駭之手入于山川之清美而即乎
城邑之富麗於是馳騁也而愛移於車馬遊宴也而愛
鍾於聲妓田獵也而愛逐於禽獸貪賂也而愛溺於貨
賄於是向之可畏可恨者已忽焉如飄風過雨而遂忘
之矣然不知馳騁有墜軼之傷遊燕有湔沃之毒田獵
有從獸之荒貪賂有亡軀之慘而所謂傷毒荒慘者舉
伏於適快安恬之中使人不知所以戒備而必蹈焉者

蓋未有不至於傾覆者也豈非九天下之至險哉蓋險之
可見者峻山捍水之一驚駭者人固知所以畏而備之其有
甚險而不可見者車馬聲伎禽獸貨賄之可娛可欲其
能知所畏而備之者幾何人哉吾聞若澍之丞綿竹也
單君一室嗜欲泊然有征伐則揭片紙於百里外如呼
吸然蠻夷之民扣百率服其去也至有垂泣者此豈偶
然致之哉今既去西蜀而從吳府出險阻而既安逸矣
迺猶名齋以向之所畏戒者此其心蓋將無往不為瞿
預見也豈非安而不忘危夷而不遺於險也哉或曰瞿
有動而疾顧之貌預有思患預防之義足又一說也然
皆君子之道諒亦一吾若澍之所樂聞者故敢為併言之

馬余先世辱與君為媿家故與若澍有交道則記之作
既以為告亦因以自警焉

子隱堂記

東昌王起于嘗築堂於所居西偏以為燕息之所余友
王君子啓過而樂之名之曰子隱子啓出而仕矣而予
隱未有記之者他日以余退休山中始命其子某來
請記余謂子啓命名之意雖不可知若予隱之說則余
能言之矣何也余二人者蓋嘗歆隱而莫之遂者也而
起予獨能以無所事而安於隱余烏得不喜而為之記
哉古今天下之隱者衆矣惟無所係累於名迹者能克
其隱之至彼其游於江湖以為漁服於田野以為農燕

於堂之壁間俟子啓歸而論之庶斯言之有徵也

重修青松觀記

重刊

廬陵東南多名山距城六十里而近為小水有道觀曰
松青介于崖山洞岩二境之間世或罕知之者洪武十
二年春予道匡山之陰將遊香城乃過而憇焉重岡周
延平疇沓布泉流縈注草木叢茂而玄宇中宅憑高據
勝若夷而深若拱而合若掩而密蓋行者雖過之而不
可見也故其幽愛足以遠俗競汰足以給耕而風氣完
固境象舒曠又足以道和宣滯事清貞而納虛玄也豈偶
然哉觀之道士曾恭禮者余鄉人也揖予升自西階謂
其謂新殿者則告之曰余之為是也已十四易寒暑矣

而歲月之記隱若有所待者公能愛於一言乎余諾而
去之既夏五月恭禮遣其徒某請記則為歎曰自喪亂
來未幾三十年凡神仙窟宅之在江右其勢崇力鉅當
四方形勝之會足以憑藉扶樹者今其廢興何如也有
數畝之宮如松青者乃汲汲於修復而尤不忘於記述
如此欲不書得乎則書之曰觀創始於南宋之嘉定四
年道士劉智可者實修建之其名義無所考或傳其始
在今山中不知何時遭兵亂乃徙今地其可知者當元
貞大德間觀之祖師梁冲虛始化其里大姓鄧氏倡而
修之特六十年而燬於至正丙申之變後有胡居敬者
謀修之未果而卒今繼而成之者恭禮也中立正殿三
間通為一室以居神像設儷舍以栖其徒外為正門
翼以兩廡經始於丙午之十一月落成於吳元年丁未
之十月材良制宏力齊裕無廢於前有開於後故其
層棟邃宇寥廓而輝嘉林秀阜煥絢而改色高真昭
赫靡仗森嚴遠近並觀歎未曾有嗟夫事無大小成功
為美頤無後先因時為上使非恭禮之端靜有守而修
教精虔則安能與共衆服勞苦出患難以成其興復之
功如此哉是可記也於是其徒某聞言讚歎踴躍歡喜
請勒諸石以告來者

武山義塾記

塾者何所以教於宅者也塾而謂之義者何將推其教

於家者以教其鄉人之子弟也義塾而名以武山者何所以著其鄉之望也一自學校廢而師道無所統於上乃有徃教以瀆其分矣矣贊信廢而弟子之職無所修於下乃有棄禮而墮其業者矣夫一畝之宮十牀之修若甚微且薄也而其廢舉存亡之機有關於人心世教甚大且重者如此可不謹哉 國家稽古崇文內建監學以教京師外設學校於郡縣以教天下其鄉社之遠而不能自達於郡縣之學者又為之度地量數俾各社合師生以廣其教焉法可謂至備矣然而遠近異勢公私異宜三尺童子卒然起草野間耳目眩愕曾東西之莫辨而有司急於奉令不擇可否一駭驅而納之防範嚴率之中又以似而束縛之馳驅之民乃有抑子弟焚筆硯

易業為工也以為商賈遑然望李舍畏而去之者矣

朝廷知其然乃即凡社師之遠而在鄉者悉罷之而聽

民之自便謂之自便則其孝與否一聽其自為而不

後以官府行之也德至渥也或者不察其意遂使深山

長谷雖人如輻輳而雞犬聲聞者亦罷止之迄十百里

目不覩青衿之飾耳不聞弦誦之聲豈理也哉前國子

李錄蕭君丁所才敏而志逸自少時已遊孝四方嘗讀

書於武山入天朝以洪武四年用詩經登上第首擢

大學官俾八分教公侯卿大夫士子弟之俊而秀者既三

年而其親已老矣君慨然力丐歸侍諸公貴人憐之凡

三四上乃得以請及歸也其鄉人子弟嘗習君之學之素而尤慕君其日之教大學有成也乃相率具贄信修弟子禮日子：然以闔其門君拒之不可則相與謀結茅以從而風雨寒暑卒未有爲之備者明日里之士蕭局鵬舉聞之欣然曰是義舉也我不可無以倡之者乃即居之居近相地之可宅與田之可耕適得若干畝於汶溪亟書諸券而歸之俾有以爲教養之地又明日廬陵王伯衢兄弟聞而題之又爲之助山水穀粟若干俾相其役越明年之工告成其徒某某等相與落成之居即以前在監學時得今翰林承旨宋公所爲書扁刻而揭之而具狀介其鍾舉善來請記余謂古之教者家有塾恒在國學之下典堂庠術序之外蓋地勢陞而民數少者之所爲也說者謂塾在里門之側古之仕而老者歸而教焉夫既以孝悌忠信興夫六藝之文淑其子弟矣又朝夕蒞察其出入而程其勤怠其爲教也蓋亦有義行乎其間者今君之教於是也謂之老而歸則有所未可謂之教鄉人子弟則庶幾成周設教之意與夫

聖朝自便之旨蓋亦可以義而起之者也夫上有樂教之誠而下有願從之志將見禮達於公私而無拘抑之嫌教孚於遠近而無扞格之患諷然而義聲著沛然而仁風行矣抑君之所以教與弟子之所以學者其說具諸方冊可見已惟師道立而後教道行尚相與持守而

激勵之異時學明業成將皆毅然有立必不為不義以辱君之教其有裨於國家卓然為時之端人正士者未必不由此出也余老矣無能後尚幸聞里中興學之盛而思見人才之有成焉故因其請記舉所聞以告之凡余前之所云庶勿蹈其失而益勉於所務哉書塾在武山之西十里即所謂汶溪者山明水秀負良而面坤為屋凡若干高深廣各若干中為正堂朔望率弟子真行鄉飲禮讀法講肄之所其旁以栖來學文前為正門門外為橫道、東西榜以攀桂凡槐栢桂竹榆柳之屬皆羅植而周列之其始終相成之者則蕭學文也

臨清堂記

安成王子植構臨清堂於所居洧盤之近而移書廬陵伯殊趙君來請記伯殊之言曰吾友王子植世為安成望族近時有字行中者其先君子也質實而好義以忠厚教於家而氣槩重於鄉其居洧盤也盤之中為大泉焉廣可數十畝浸淫瀟瀟蕩風蓄雲若旋若蒸乃溢而旁注有巨石四五錯出泉面如鼓汰鼇擲背負而首戴不可方測蓋嘗擇勝而築堂其上故承旨歐陽文公既特書臨清二大字揭而名之矣堂成未幾而兵燬作獨公之墨蹟所以寶而藏之者故無恙也今子植不忍其先君之舊闢故基之左以為堂而鑿池其南引洧盤之水注之而復臨清焉先生幸述而記之俾以遺其後人

斯子植之志也其敢以為請始余聞洧磐有王氏舊矣
又殊伯佳士其言宜信故不暇以疎遠辭乃為之言曰
天地間峙而為山流而為川者夫孰非扶輿清淑之氣
之所為哉若洧磐者其亦天地清氣之凝而融者乎故
洧言水磐言石水源於洧而出於石其激而為層波縈
而為微瀾舒而為清流以達于斯池者幾矣其有不回
旋容與於斯堂之下以發人臨觀之興者乎夫臨蒼蒼
之野者其心曠以遐臨蕪絕之山者其心悚而栗臨浩
瀚之海者其心恟而洞則君之登斯堂而為斯泉之臨
也其心有不湛然而自存莹然而自昭冷然而自適者
乎昔川上之在聖人所歎滄浪之濯儒子攸歌子植以
勝時暇日懽聚於一堂之上以思古人於山水之間尚
慎其所謂自取而日強焉斯為無負昔人命名之意而
於承先貽厥之道豈不亦猶其泉之冽而不汚出而不
窮遠而益達哉若余者竊有慕乎其勝而未之覩也他
日幸約趙君泛禾川過洧 磐一登斯堂以覽公之遺翰
而挹王氏之高風則陶潛氏所謂臨清流而賦詩者僕
雖去尚能從諸君後焉伯殊遽起而謝曰是足以記矣
請書而歸之俾刻諸堂上

杏林後隱記

古奇逸之士晦其迹以隱於鑿者有之矣然出處之道
係焉固未有隱而不彰者也是故壺公隱於壺而長

關之韓康隱於市而父子識之是皆欲自隱以掩人者
知而不知其終不可掩也若董仙之於廬山則有不然
者何也仙之意固將以大愈夫斯人之疾而未嘗隱者
也其所種杏又皆曰夫人懷惠嚙感者之所種而非其
自為也以種杏皆由於懷惠嚙感者之所致則其心迹
固彰然有不容以自晦者可知矣夫豈若世之變幻
出沒以自蔽於一隅之所為哉廬陵清水劉思恭鑿師
之良者也自其先世以療眼之術鳴四方至思恭而業
益精效益神趨而叩之者日益衆他日以舉州山水之
勝徙居之而種杏於其間且曰予將隱於是矣爰揭而
名之曰杏林後隱因余友蕭鵬舉來請記余曰余因親

子之杏材也又烏知子之所以為隱哉然吾聞之鑿之
道近於仁者以生物為心其視人之有疾不啻在己
故凡耳目之所及必亟起而救之惟恐後焉若是者宜
不必隱也隱者不能若是也使隱而晦之則吾生全之
心始過而不得施矣而況於自闕以自異者乎夫惟知
董仙之種杏有以廣其及人之功則知君所以托杏以
為隱者又豈容有一物之不得其所而一氣之不得其
平者哉故曰托於自隱者名也推其道以自致焉實也
名實之相室隱顯之一致吾見子之杏繁然而華者繁
然而就實蔚然而株者翳然而成材矣則凡四方之嬰
育抱青者之聞君之名也有不質然携扶植埴望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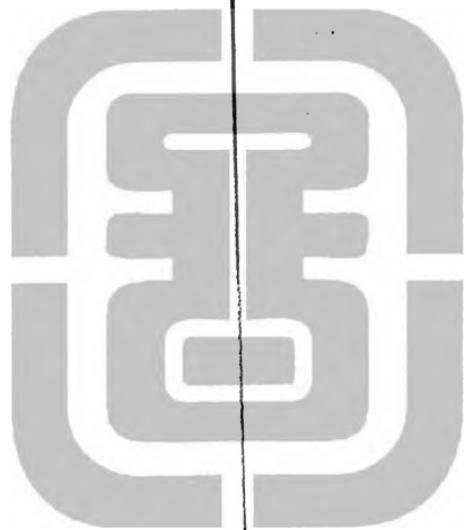
州之杏而未請者乎君雖欲引以自晦不可得矣矧
今賢明相與治具畢舉凡一行之白一藝之精未有不
自幽遠而登顯庸者則由是以所施於一鄉一方者推
而達之天下之幽隱俾有生無眩瞽昧蝕之患朗然
不啻若抉雲霧揭日月焉是不為天下凡有目者之大
幸哉於是鵬舉德思恭之嘗念其疾而尤喜余之言不
蔽於一隅而有合於君子出處之道也得因以自附昔
人種杏之志思請述而歸之以為記

遠山山不記

吾南鄉有劉君芳遠者謹厚好靜人也異時往來萬安
過枕塘樂其風土淳厚山水清勝一旦携妻子去而居
之以耕稼乎其中將二十餘年矣今年始築樓於所居
之北曰遠山將以娛老貽燕於是以余相知素也而亟
來請記焉其言曰余平生嗜好無他惟山居之日及樂自
行四方以求若是山者蓋無往而不與之相值一而周旋
也然往之儻而過之忽而去之不能以終日今七年居於
斯以有此山也顧年老且倦遊視吾子之子若子大夫子
者又八人矣每晨晨幼上堂候起居罷各力所務惟謹
吾退居一樓之上特起而四望焉則山之纍纍然者無
不若躍而來若趨而止若環而拱以會于斯樓之下者
終日而不厭也若是者庶幾余之志哉子幸為文以述
之且將以示後之人焉則記之曰夫山之附於地而為

高下遠近者勢也勢豈有定在哉惟審所處者必以有以當其勝亦必居之高而後有以盡乎遠故高不極則遠不可盡矣遠不盡則勝不可當矣而况於山乎口是山之環枕塘以相先後左右者今猶昔也何昔之嗚而今之顯昔之遠而今之迹也則所以聚精會神而結奇獻秀於斯樓者豈不存乎其人哉故有其人則有是山有是山而後蒸然蔚然所以啓植生聚以資益吾之用者自源之而不竭矣若其地之井列而畝分泉之漑達而畝注有以致豐腴而供伏臘者固茲山之美利也小之植蔬果蕃薪蒸育禽魚大之出雲雨而行四時溥寒暑者又孰非茲山之嘉產與惠澤也哉勝時上日嘉賓故人及耕歛之餘閑叙登臨之樂事或焚香靜坐或舉酒言咲披八窓之清風納四達之弘觀遙見微雲卷舒於焦原靈龍之嶺時雨澄霽於茂團南州之外斯時也纖塵不飛萬景咸萃雖几席俯仰之頃已超然有平挹壑垠凌厲宇宙之意而不可窮矣則君之名斯樓也豈不徵之遠而益信哉雖然由十里百里千里而遠者勢也由一世十世百世而遠者時也勢之遠而可迹者吾固迹而論之矣則九君之子孫居揆於是所以繼先世廣先業由迹而遠者寧不在茲乎

援翁文集卷之七終



先生之鄉幸非茲歟惟吾州近先生之居服先生之化
雖荒山窮谷之巔涯百世之下猶有不泯焉者故其士
慷慨而尚義其民質實而知禮承平文物之盛不論由
兵興以來寧死傷困之不悔而必不為不義以自污是
雖先生之流風遺澤所以感化於人心民彝之素者有
在而君職教之功亦豈可少哉視昔時四方文雅鉅麗
者宮庭鞠為茂草衣冠化為囚奴其慘有不可勝言者
矣顧瞻我宮翼：將：耄倪來觀禮器完飭君從容俎
豆其間四時莫祀無缺儀廢禮謂非本春秋之教其能
然乎君去此而受顯擢於上也有日矣由是益推明春
秋之學於天下使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以庶幾乎撥

亂反正之機而患難有所不計則天下之大方來之遠
又豈無慕劉君之風而興起者乎異時州人思君教將
必曰偉哉劉君是能無辱於先生之鄉而無愧於科第
無負於春秋之學者請以是為君期之而為諸君言之
若前之所陳者則固有常職矣而又何慮焉衆曰諾於
是酒且半歡益洽乃分題賦詩各道其志而俾余序之
至正十八年戊戌南平劉楚書

萬德深滄江稿序

滄江稿者豫章萬砮其所賦之詩集也砮字德深為吾
故人德躬父之弟德躬父負奇氣為歌詩名聞天下德
深以英年茂學翼其家聲早受春秋經於西山熊氏屢

試不第遭世亂浮遊江上諸公貴人爭為之傾篋前席

不倦君培高蓄深克自振厲至探詞摘章光彩橫發傾
其座人如春花間柳風日爭妍如寒泉觸石霜月孤照
麗而不流於媚淡而不極於苦髮上乎昨者之矩度矣
故見德深如見其兄見其詩益信其為德躬之令弟也
嗟夫此昔人所謂難為弟者將誠然歟然則繼今而有
作者將又不止於滄江之錄而已等而躋之洛下之二
陸江左之二謝不難矣德深其思所以企而齊之哉余
辱於德躬父善不能無望於君者故誦其詩而輒為言

送劉侯赴廣東憲副序

至正十七年八月前翰林廬陵劉侯楚奇以廷臣奏薦

白江瑞二郡守擢拜廣東憲副時江淮寇盜尚充斥將
命者南遵海道六閱月而始達越明年三月候者至侯
乃治行今大司徒平章公道童行樞密使榮國公火你
赤俱以中朝重臣祇奉明詔搃鎮江西九料兵輯民
署官調職便宜之務罔不修舉議以候方治九江有勞
績若惜其垂成而遽去者旣而又幸候之賢明其徃蒞
於廣憲宜也則以有所屬望於是大司徒公與榮國公
合雋官大張樂設燕于江閣以饒之其光華禮秩可謂
速而有耀者矣時余竊聞而喜之因自料候前為郡時
嘗以廉平稱亦嘗以廉平望於人者矧今上承

聖天子之寵命下服賢公相之教戒則其得以有為於
郡君之所以日嘗以受知於侯故因侯之行願效一

人之欲愛敬其曰今天下之致盜而生亂者非貪且暴
也若夫持淺陋利以致其肥排擊糜灼以肆其毒而民
待夫來者之改曰不足焉故民不勝其怨且憤羣起而

贈熊塚史有不勝其治者矣及其所以治之者又
友人馬君佐以忽遠畧而急近利於是以貪濟貪以暴
過余道相掾熊氏愈困而盜愈不可息是猶益薪以止
以長材雅識受也欽天下之治得乎惟侯固窮士之節
書案牘間而已者也其廉之著恒不足裕於其身仁之
於暴敵特命君為識遠而慮深才周而學博則所以弭
墜提控之命以不在今之茲行乎哉人心之窮極而思

作一功調度悉爾而庶官之得行其道者亦莫尊於是
候舌之司也余旅司而濯磨群弊可以植立風紀而收
不虛往實歸而之所欲為而不得者持力為之平日之
歸計於會府矣者將悉言之則法之所持位之所守事
君庶幾君之美大如天地鏗錡如雷霆明焯如日月者
於時矣馬君註之所舉遠臣之所屬而 聖天子之所
籍衆材上無所外者也若夫昧公天下之大計而爭一
百圍千尺之梁暴於禍矣若或者之為則天下國家何
而後成焉而况之職貢賦上計奏于京師者悉由海道
民貧歛急莫其於是遐遠之濱不啻若畿甸之迹而周
云而為兵者又今使方伯有同和之疾 天子無南顧
之憂政紀清明民物豐謐嶺海所際飛聲瀾：將必有
聞於上而揚於外者則儒臣進用之妙將不自劉侯益
振而大之矣乎

王斯和遺藁序

劉子讀贛王斯和詩慨然而歎曰異哉詩之能感人也
其詞雅其為人正而有則者歟其音和其為人温而不
戾者歟其趣高其思遠其為今之逸士而有古之遺風
者歟何其能言也言之宜其必傳也傳不傳於斯和何
與而君之能言則有可感者矣古今人：能言：亦人
人殊其傳者亦何少也豈非言之有精有不精而發之
有至有不至者乎言之精而發之至而猶或不傳焉吾

未之見矣不傳於今有不傳於後者乎於是斯和氏致
且二十餘年矣誦其言而思其人益信乎余前之所陳
也吾獨惜斯和言不及中壽足迹不出千里交游不徧
一方徒呻吟乎溪山寂寞之濱而所就已錄然如此
使加年博交遠涉深覽則其可觀者又豈止此哉斯和
之令子昭嘗以春秋之學就試鄉闈蓋與余同志者也
又嘗修王氏族譜一家文獻粲然可徵嗚呼王氏若斯
和君庶為不死者論故家遺澤君子尚其有考焉

舒伯源抒悶集後序

右抒悶集雜體詩四十七首

舒君伯源南傷亂之所作

也今觀其首篇至述痛等作

如氣投從南起偏騎斗牛

蟻豐割見星沫睽孤張鬼車虜麟肆焚灼妖訛扇克惡

安得古神劍一出為掃驅皆本其忠誠慨憤之辭述痛

終篇有曰殘喘如幸存承家自茲始示旭子詩有曰百

年文獻俱灰燼賴尔成人早有知示昶兒詩有曰教育

或有成庶幾紹前往其屬望之遠又如此至婦女其勤

儉兒童鮮憂慮等語極其奔走流離之感至悼亡憶諸

叔兄弟憶諸友憶昔等作尤悲切懇至語絕復連至獲

狐行望官軍黃雲殺賊歌尤哽欲笑至老教歌殆將

忘世長往而不可得其辭雖平其志益可憇而君亦絕

筆於是矣君名慶遠世為靖安人至正元年以為領

薦明年下第歸行省擢為贛州路儒學正兼調煉溪長

未赴壬辰春紅巾渡江州縣望風解散首陷建昌寧州
進攻靖安君曰是草野烏合耳即奉監縣潮海集衆拒
之為父老子弟陳順逆禍福諭以死守凡繕城儲糧檄
忠義募勇敢厚賞格嚴軍政皆所條畫時大府受功方
急援不至民惶惑不知所向久之得謀報言郡圍已解
而 朝廷亦止刑首亂者餘悉從宥使者奉 詔由海

道至會府而路梗不得旁達屬邑君即遣人趨問道迎
之且請兵來援省府但書大喜即為檄加獎厲且署押
今職君辭焉使者至君為設位再拜然後讀詔民老弱
來聽有感泣者遠民皆知大府無恙咸感厲自效由是
寇至輒敗之九月寇悉衆忿至攻圍甚急民猶血戰不
會糧盡力圍潮海被執不屈害寇訊知君倡首變
其居大購索君獲之撈掠幾不勝然利其資蔽故緩其
死君一夕賄守者得脫即易服竄於騰空匿重穴間自
保為後計不苟死也既闕月而寇益衆義士又多戰死
省府消息益不得聞君乃憤不食以卒此詩皆其先時

註作於上洞者也嗟夫君修學砥行者也生長承平
甯陰華顯而被服文雅策名上科一旦變起倉卒非有
旁近強勇米粟城郭可得憑藉其所倡導又非素有習
牧也顧獨以父母墳墓所在義不苟辱乃奮然推義以
五鄉十六都之疲民而捍數十萬之暴寇蓋亦難
矣及家亡身執猶能脫虎口以圖後功而事與志違卒

以憤終豈非天哉今潮海死封疆之節較然明甚而君之倡義不辱以至于死不惟不及錄而其家人亦未嘗以為言獨其鄉之共事者恒稱惜之嗟乎此固君之志也而上之人所籍以為入心世道計者果安在哉君有子二即旭與昶其仲弟慶餘字伯章有子二曰昭曰昞昭昞旭嘗從予遊至是昞以昶來見而旭卒矣昞為予具言其伯父勤事始終法然以悲且出斯帙願有以識之余讀而悲之他日質所聞於君之妻弟李君克正知其言尤信於是感伯源庸昔者之知己而痛世道人才之不偶也如此又將以慰後人之思也故為忍悲而識其集之後云

送周士

西昌距廬陟不百里而蔚然相望而為以相輝者矣則夫懷材感於百世之上者豈不遠哉其人其世之所存哉廬陟周君士廉故宋丞相益國忠文公六世孫也質美而多智氣直而義昌父事其兄而孝友行於家非道不苟為而忠信聞於鄉閭和以盡常敏以通變而才能聞於諸侯然招之不可使附也進之不可使狎也此其所積而養於中者不亦深且厚哉今年夏賁然白駒不遠其馳訪友於南溪之上余得與之言慶者幾匝月薰其可而挹其光信為相門之佳公子

也一日將治歸其友郭君與恭與數君者携酒登武
姚之岡望贛江之流以錢樂之其感慨之懷蓋活然而
莫禦也徘徊俯仰南望三顧思清節之高風而不可見
也思欲訪先丞相讀書精舍於清溪之上以求陸先生
之遺迹而時移事異徒見荒烟野草鳴禽斷壠莽然城
東之墟而不可識也意其盛時佳典凡山煎水涯豈無
先公流風之遺而草木石泉有至今被其榮耀者則士
廉之為斯遊也豈不遠而有光乎抑登高能賦可以為
大夫君子之事也矧登山臨水諸君能無慨然於送歸
之感者乎乃各分題賦詩以贈於君而予竊忝通家子
也故序其端而不辭

送王伯初序

天下之術衆矣非見理明而用志專者不可以寄生死
夫天地之生斯人也甚不易矣古聖人所以為之醫藥
以濟天病者其說固甚明且盡也柰何巧者汨之昧者
蔽之貪鄙者惑之乃有首鼠兩端以倖覲其術之中者
而不知其為斯人之禍慘矣况嬰孩乎古人以嬰孩之
疾為無辜斯言也尤君子之所當慎也不然把梓之木
不朽於連抱而嘗殞於萌蘖者其責宜有所歸矣友人
周士廉忠信質直人也間語予曰吾鄰有王伯初者暨
三世矣其為人謹厚不伐言若不出諸口至臨病辨證
治則皎然如燭照數計而不爽赴人之急早夜不倦而

必不志於苟得吾廬陵不啻數萬家其始生之孩待哺
初以安於襁乳而遂其成立者皆是也若吾子之瀕於
死而獲更生則尤難者矣始吾子生甫八歲一日疾作
衆或難之君獨曰此疹也毒閉於陰而不得發耳必進
剛劑乃可既而洞下衆環視貽愕若將咎君者君笑曰
此直寒盛未復耳趣進藥如初且約曰若下不止當更
灼艾以助之既而灼不三四焦而氣復體舒則皮膚間
隱：如粟聚錦注又頌之已軫然喘息矣君又曰今疹
已盡出則藥當止惟和飲食以調之即復常矣已而疾
果愈衆始大服吾他日為脫以報之君固却而不受於
吾心嘗憮然而未能釋也子幸為書其事以揚著之可
乎余以為君代病如漢淮陰之握正雖詭以危辭而有
所不動及其急義則又如魯仲連之排難解紛雖奉以
千金而有所不顧異哉用術之慎而行義之卓也前所
謂見理明而用志專而可以寄生死者非斯人歟推其
心也雖使天下四海之大舉不懼乎天闕焉可也豈直
一鄉一國而已哉余樂道人之善者也輒因士庶之請
為廣其說以美之且以自附於古大史公傳越人之意
云

贈蕭一誠赴召序

夫息立園而懷天下憂者此天下之士也天下至廣也
士亦豈無所事哉農服耒耜以出粟米工執技藝以供

器用商通貨利凡穀粟絲麻力役之奉無不備宮室舟車冠舄金音樂器械之制無不修而遠近彼此有無之通亦無不致斯固天下之人為之也豈惟人哉惟物亦然出珠玉金錫以效其貴重出毛羽齒革以效其堅利華美舉天下之物且不能遺之也而况於人乎况於天下之士乎余友某才美而學充器周而識敏盖息丘園而懷天下憂者也豈非所謂天下之士者歟其論議可以折衝俎豆之間其文章可以羽儀朝著之上其志操可以激厲百世之下豈徒若川陸之出珠玉金錫鳥獸之出羽毛齒革而已又豈徒若農工商賈各規焉執其能以自獻而已哉茲其應時而起也必有以效天下之用而係斯人之望者矣夫委道之璧常發揮於堂帷踞雲之驥必成功於險絕而覽德之鳳將亦必輕千仞之遠而來下矣而况蔚然止於郊藪之近者乎嗟乎簫君其去此而升乎高明者熈矣則凡卑焉無所負恃而甘伏寂寞以自絕於斯時者得不慨然而長吁撫焉而自失矣乎

王以直文序

余往時遊學四方歸必過王氏從以直君論文字客有稱或人為文者以直俛首不應曰文難言也世豈有決裂牽綴氣卑辭蔓而可以為文哉古人不若是也因與論世之隆污人之得失皆極其所致所能與其所遇其

辭雖不皆本於古人之成言而亦無不脗合於人心者
自是余握筆臨文未嘗不為君憮然於坐談時也退而
見故翰林待制楊公之間為余言以直氣銳而才膽後
輩罕見其比公之子清江簿君某又為余言少與以直
同學以直讀書下目輒數十行落筆動數千百言其明
達敏銳出夷等上嘗戲語我曰觀市兒讀書終日吃
不能吐一辭由吾與公等視之彼將不直謂我輩為天
人乎吾見其文信其言矣要其才人固未易及也余後
沉沒羈紲文字日踈方懼有愧於君而君已慨然薄江
湖厭塵囂退為西林隱居以自適他日子過西林讀其
文而悲之會江淮亂作衣冠散處逃難山中而君亦抱
病不起矣思昔過從升堂觴酒扼腕挾論文字時何
可得也一日得君遺文若干篇於其子澤余復而讀之
益愴然以悲而深有感於昔者相從之言何也君之文
固能自成其一家言者也其體渾浩磅礴而無決裂牽
綴之弊其氣完以正而非卑也其辭明以昌而非蔓也
此其自謂得之於天者豈偶然哉蓋君之所為文僅見
於是而其時之所致人之所能與其所遇亦蓋可因是
而推之夫也於前而顯於後者命也使老其才底其成
以大其所施則其光輝條理豈不鏘然金石之間灼乎
星辰之上又豈徒伏光隱遺聲響而止於山林哉今待
制公不可見矣而清江君方毅然有志於斯文之興起

亦既悼往者之不可作矣則余於君之文也又烏能已於其言之述哉

送陸師之青原序

慈恩陸師將往謁雲林定公于青原山以予於定公雅有篇翰之好故來相別且徵言焉余時方濯纓於文溪之上退休於珠林之下寥々清風獨唱寡和每悵然為塵外石泉之想則於陸師之往也烏得無言哉夫青原祖庭也定公尊宿也謁祖庭以依尊宿上人之為斯行也宜不可以已矣矧定公業白而行精氣溫而言暢發為文辭卓越清麗其弟子之從遊者衆矣寧有能窺其藩而躋其堂者乎陸師機神穎拔洞觀獨詣為詩律往往往有清致蓋亦聞風而興者茲又得山水奇絕之觀相與湔濯而振發之吾知其往而有合者審矣昔霧外從越客嚴維學詩抵吳興之柯山又與畫公遊而詩各聞於當世評者至謂其人入作者閭域非獨雄於詩僧間而已今定公雖不欲以皎然自處而澄源之律度師得不勉而企之哉是行也詩道其省昌乎吾將以二子之會遇自慶也於是酌觀山之寒泉招子瑤之白雲咏快閣之清風以為之餞若夫宗門之玄旨祖庭之勝義余方之內者故無得而援焉

贈段復初序

吾弟之子解者疏朗敏達頗知勤於學余甚愛之自其

歲時得瘡病瘍附耳陰治之不盡其方瘍已而漏作每
食飲頤頷動搖輒滲漉沾漬緣決衣領如是者既十年
矣余惧其血肉潰敗將流澌以日瘁也甚憂之間舉以
告人或憐而授以方劑者有之然卒未有能已之者今
年始得既君復初為治之不數日遂愈余初甚恠之詢
之則其灌注攻達疏壅而實空如理河決如導川匯始
終翕張具有倫紀嗟乎若復初者將不得為醫師之良
者乎其言曰血氣流通於一身所以消息吐納者其竅
有九不可以一廢而亦不可以一益也矧別附於耳
陰而發於頤頤之交者乎又九竅之消息吐納未嘗不
有其節少或過焉或壅焉病矣矧茲毒液流注之消
而日不合者乎夫水順其性則分沁布脉萬有不同
而同歸於海或衝決奔油也為沱為沚為洑泉為湫流
而不可救矣今解之是疾也其猶水之決溢而為沱為
泥為洑泉為湫流者乎而必引之俾循於故道使各有
所歸然後固防填壅堰築以捍殺其決齧奔潰之勢焉
斯水之性無往而不順矣嗟八復初之治法良矣世寧
有說而信其說者乎余曰解之幸復完其體膚而
君為有合道也故述其說授之解俾覽之將因

有證焉

逸初前序

後君自其幼時從廬陵蕭敬修先生遊先生教之

詩以應口成詠無艱棘留難一意蓋其天情悟然也

會詩真器之推擇為州郡吏遂不得卒業然其心嘗嗟

不能以廢也前年秋奉省命以司幕來西昌因得

其平昔所攻學於先生者盡覽之蓋賢而有志於古者

觀其迹之所至心之所懷一草一木某山某水與凡

物休戚戚亦瘁之狀無不謹書而備賦之至其思親懷

友之情尤極依懇不能自已而時異事殊公府微

給之頃道路行役之勤且拂亂而沮渾之矣夫感於物

而有言者情也即其言而究其意之所在焉斯可以觀

世變矣子始識君時頌然佳公子不知其能詩也一日

絕江而東載酒過余竹林之下因誦余佳詩與者同年

詩三德院題壁詩欣然慕之乃却佐吏出寺門數十步

據案坐古槐陰下捉筆呻吟疾書而歷和之乃與詠歡

而罷使當時樵野叟過而恠之相與睚眦咨嗟至于

今不置矣雖其嗜好之篤而清風雅致亦豈尋常簿書

筐篋之所有哉自後嘗過君見几席間無他文書惟經

史及古今名士詩集在焉此其志固非以是而遂畫焉

者也於是君之仕吾州者且再期而詩之作視昔時又

增而益豐矣來者其可量乎雖然人之心源猶井也才

猶劔器也井之渾者必浚而始清器之鈍者必砥而後

利尚力其浚而母怠於砥礪焉則心源之發有不沛然

以達而才器之利有不肆然而遂成者乎昔蕭先生之

所以告子者必有其道矣其試以余言復思之其亦有合乎否也君別號梅臞余因題其詩曰梅邊初葉而併為之序

送張萬中赴咸寧序

歲八月余留郡城友人張萬中以赴咸寧司征來別且請曰庸幸嘗從先師鄧子益氏遊識先生於館下於今十有五年矣茲將有行也願先生無忘先師之好賜一言以勗之余曰嗟乎子從宦者也而倦於師友之學道如此其猶懼有不達於政者乎子早從名師績學樹志已爽邁不群及嬰變故又能卓然自拔使勤將命之際所以交邦國治軍旅和人民者既無所辱命而亦無不達矣茲其徃司征也亦豈有殊道哉夫足國之道在財而財之所阜在商旅自喪亂來凡貨財之源於四方者亦既決裂潰爛而不可復振矣今其懷千金賫重貨涉風濤踰邊徼冒虎狼犯不測之憂以僥倖什一之利者亦凜然其不易矣君之徃也若之何惠之使源流通而不至於壅滯哉持之以公毋苛察以為明也行之以寬毋求羨以為能也所以盡子之職者如是而已吾見江漢之旅皆出於咸寧之途而子為征商有道矣抑又有告焉者昔子之師嘗語余曰宋末鄉先達有主一張先生諱日躋者以詩為咸淳六年貢士實子之大父也又曰我先侍郎嘗言其為人篤厚該博而不獲展於

用子孫必有大者其將在于乎萬中志於學而善用者也又能篤於師友之道余故復述前所聞於子益氏者以告焉子必有以自奮而不負前之所期待矣語曰仕而優則學無往而非學也司征云乎哉

鄒氏春雨亭讌集詩序

龍灣與中河之水合流而下也其陽為西郭之墘鄒君子賢有亭翼然臨于二水之會凡來訪鄒君咸憇而樂焉乃二月八日君邀余與蕭氏子素兄弟讌集亭上時從余遊者王澤及君之二子瑄環咸侍焉既雨而余弟桀亦至相與合席而飲獻酌揖讓有主賓之儀有少長之序焉層簷敞虛橫楹通水風南來雨冷不可止前蒼為龍洲春作方興時曠交布遙見紺閣琳宇茅舍竹屋出沒遠近草樹掀簸與風勢回薄若乘舟而低昂也洲之外為大江、陰為南岸諸峯若三顧天柱常巋然吾前者皆微茫不可辨但覺山光雲氣行太空中如遊龍陣馬超然與意氣相雄長浩然與談笑相傾接而飛花驚燕時近尊俎亦一時之奇觀也哉酒半雨稍休君舉酒屬余曰夫清明之景得之者衆矣自余有此亭以來眇有今日風雨之集諸君其自謂情景之奇勝何如也幸為我賦之余惟春雨有澤物之功而君恒有活人之德可以媲美而斯亭之集亦不可以無述也俾分韻賦之且以春雨名之而余為之序

送歐陽孔述還鄉序

安成義栗里有賢君子曰歐陽孔述當至正壬辰之變獨携其季弟與妻子去其鄉而南也凡三徙而達西昌復渡江而南以達雲亭之下徑蓋又三徙焉其徙也皆非有所擇率衝風雨跋水草歷晨越宵子然皆其難以馳凡與馬僕從之所相囊橐糗糧舉無有也其為人又恬質簡約樸外而茂中與人言恒若不出諸口然卒能繫其身以行而無所不達亦無往不安之夫豈持口舌憑勢力挾才智以自張者是其中必有過人者矣於是君之去其鄉者幾七年然後歸其歸而來別於余也反若有不擇然者余因告之曰古之人以去其鄉為不幸而子之所處則有難言者矣昔也幸去其鄉茲不幸而獲返焉其去就進退不亦類有道者乎吾聞義栗義里也歐陽世族也而君又里之族之賢者其可久於外而忘歸乎吾不知前之播遷流落道路能如君者幾何人今其得歸鄉里見親戚省墳墓如君者復幾何人君歸而問焉昔鄉人父母子弟之未嘗去者今其猶有存者乎里巷之桑梓墟墓之松楸今其猶有未嘗剪伐翳然而益茂者乎望其居而思旌慶之不遺觀其溪山而思釣遊之所在然後見老者之在堂上進少者於庭下握手歡聚舉酒更勞而告以昔之所以去與今之所以還者焉其必為之慨然而長歎恍焉而自失忻焉

而交慶者矣由今以往使鄉人相交勸而服行仁義為不辱而長子老孫耕田鑿井相與休養生息以不去其鄉為歐陽君之勸不其韙歟余從弟勉於君有同寓之雅而伯兄子中又辱有彌路之好者也故能從知君之賢則於其歸也敢愛其言而不述之以告其鄉人乎

秋日宴中和堂詩後序

左旂使君既宴客之三日以余嘗期而不至也復為禮命客仍宴中和堂前大司徒榑曠伯達而次凡十二人堂下有佐尊者有歌者有彈箏者有橫吹者有鳴洞簫座中者則宜春易君鈞鰲有將赴瑞昌簿與余同坐因邀賦短歌為別者則劉君士隱吉文人也酒一再行罷奏迭陳談笑諧泐衆客大樂酒半使君命王某執爵請于衆曰昔者之會嘗賦詩矣今日不可無以為樂請分韻各為今樂府一章可乎衆曰唯於是劉季道取紙書七言古詩一句字斷之授以為丸雜置槃中座者各探以為韻示無擇也繁行或探或否探者爭啓丸先視有喜者有訝其難者有先審其音調者其否者以不能通是音律若余不才者君亦不之強焉既而辭者半韻餘其一衆復以歸之子堅不辭也使君樂府最先成其辭清麗和婉至章末獨屬意於余若勉余當醉飲者余欣然酌酒謝使君盃盞焉衆賦畢作者各度其聲命歌者歌以觴客其音調有不諧習者使君自與子堅

倚和之余辱右諸客屢首得歌而杯行無筭一不自知
醉矣余惟陽眷白雪不啻誦其成曲而和者已寡今黃
鍾大呂各奏厥聲而志亦無不達將非古燕飲之樂哉
惟使君以干戈之寄而不忘於文字以軍旅之殷而不
廢於朋友况其樂足以導和歌足以述情威儀足以合
禮而言議足以成德庶乎好賢樂善之風非忘其事而
繼以淫者是以君子有取焉客十二人視前日蓋互見
之子堅名鎖柱北庭人善文詞與余為同年而余則南
平劉楚也

劉尚賓東溪詞藁後序

余友陳子泰蕭子儀數過余拜東溪劉尚賓之賢因出

其所賦詞藁

一帙凡數十闕余亟請誦之則其閑曠清

適如空山

道者其風流踈俊如金陵子弟其閑情幽怨

如放臣弃

婦色慘意狂其述懷撫事如故京老人感今

道舊語咽

欲泣亦何能言哉昔稼軒送春一詞沉痛忠

憤悲動千

古至今讀之使人毛髮豎立淚落胃臆真悲

歌慷慨之

雄士哉尚賓芳年雅志密、傾竭庶幾聞風

而興者惜

余不習音律不能為尚賓商歌之然憂患之

餘亦不忍

聞矣余友有蕭翀者雅好古善洞簫他日尚

賓能過余

武山北岩下風清月白之夜當與數子者命

洞簫為子

和品令之章而尚賓自歌之其亦有足樂於

余志者乎

二友歸其為尚賓言之

楊氏族譜後序

友人楊獻自少讀書刻意科名而屢不得志於有司嘗慨然曰豈若為忠襄公之諸孫乎曰非也嘗謂文節公之諸孫乎曰非也然則奚自則法然曰吾中奉公後也忠襄為中奉之從姪之系可考

桐江來手
派炳列蓋
文節公所
唐而末為

其族譜一帙示余敬請觀之則楮墨鮮澤文前代故物也首載唐宰相楊氏系表下及於撰脩族譜後序譜自受姓命氏之始由漢而弘農為錢塘為廬陵其系廬陵者有四而獨

詳於獻以上之祖上下千數百年間勛業科名之懿遷徙離合之故子孫流衍之自亦何盛哉余因究所謂四系者則皆仕南唐而始居廬陵以諱輅之曾孫其曰延安曰延規者則別而為楊家庄之祖曰延宗曰延邦者則別而為湓塘之祖其略於延安延規延宗三系而獨詳於延邦者意當時四系子孫族大人衆不勝並載故各詳其所係而是譜為延邦之從後則獻之祖父故特書而備存之者也然後知忠襄祖延規文節祖延宗而中奉則祖於延邦也有以矣中奉公諱存字某為延邦六世孫登神宗元豐八年第終中奉大夫洪州通判五子皆顯仕獨季子諱王訓者不仕則獻之九世祖也王訓歷

五世為遇極咸淳甲戌以鄉貢陞國子上舍迄元興又
將百年而楊氏之詩書文物不能與時以俱廢不亦難
哉中奉公秉剛守正不附京相其正氣偉節可呵叱雷
霆增光日月雖沉浮郡州以終要其所立亦豈在忠襄
文節下哉異時二公抗節相望而起謂非中奉公有以
倡之不可也今中奉之子孫不啻數十百人其才且賢
如獻者信不多見矣而又能感激奮勵於千載之下未
以不辱其先如獻者則天之所以報於中奉公而未著
振於上舍公而未大者將不在茲已乎吾將兄子之亢
羨于前人矣豈徒歆羨咨嗟於一第已哉請書譜末以
為序

送薛伯諱序

士君子用世之具不亦難致矣哉患其無具而不患無
用之者君子也知其有具而不能用之者而不能盡
其具者非君子之所患也一用之矣用之而復盡其具矣
而有是具者或不能以自盡焉則亦烏在其為君子哉
況未嘗有其具而欲輕於自試者哉汝寧薛君伯諱嘗
抱用世之具而能不患於無用之日者也其為人踈髯
修幹慷慨激烈有古燕趙豪俠風二劍術善讀書尤邃
於史孝而旁通捷出於兵法雜家故嫉惡若仇赴義如
鶩其決機制勝有沉鷲果敢之勇有變化闢闔之奇蓋
屹然而不可犯浩然淵然而不可知其所止極行於世

將三十年然未嘗售其用於人而人亦無有異於同之者而不知伯謙之其日完以大矣方妖民倡亂火烈水決江淮之間風草披靡小有才識者或不能不眩於所持以自附於恍惚茫昧之天不則魚肉溝壑耳君乃奮然負其親引妻子去汝穎出漢沔涉湘潭走江西之廬陵而止焉計其間觸狼虎履蛇虺犯風濤者歷三時幾四千餘里而卒能全其生完其家以保其親非有明決之見竒變之才者其能之乎抑其所以審向背決去就以愛重其具而不輕於一試者亦豈無所待而然哉其是東固之寇將窺我東鄙今永新州判官劉君某請主簿楊君某以寓郡賢達奉郡侯之命出鎮于匡

下而匡山之義士蕭某者實先後給助之艱危方殷同濟是力一旦聞薛君之義以擻命來辟君雖欲掩其具而晦之不可得矣夫東固地不大於一縣人不衆於十旅也其山澤之險密皆禽獸之穴窟也故愚民之扇亂畏罪者咸趨而負之揭竿而鬪握粟而食驅老弱以當鋒鏑假妖妄以固判渙其為惡固甚烈而其計其狀亦窮矣昔者吾民也民不皆恐於為盜也危妻子暴骨肉弃田疇燔室屋以為盜彼亦豈樂乎此哉歲月持久勞費繁滋陰慘陽舒以時其行君之所以濟此者宜必有其具矣之數君者文皆灼義理達時變而能不愧於天下之士者也今不遠之招亦既知君之所有而將用之

美不徒用之又將盡君之所有而用之君猶有不樂於
自致者乎伯謙行矣毋抱其具而不見於用也亦無用
之而不盡其具也使抱其具而不見於用猶虛具矣致
之具而不盡其具猶不用矣古之人有言曰日中必昃
操刀必割亦顧其所操者何如耳且今天下之民氓
芻者蓋不直東固一隅而已也若楚之有素無其具而
不取輕於自試者安得不重然夫天下之大而深致意
於吾子之斯行哉於是伯謙抗劍而別予為之歌曰擊
劍兮鳴鼓馬嘶兮空谷挾浮雲兮東馳送清秋之黃
鵠黃鵠舉兮雲中橫四海兮嶺長風噫嗟若人兮丈夫
之椎

贈鄭生序

余年十九客豫章羈栖自薄勢援單寡居無以為資出
則俵然不知所之又不能識當時之賢士大夫以故
賢者之言無從而聞焉退而屏居讀書以求吾志致
勉也歷寒暑忍飢渴懲躁念如是者久之而猶未有所
得也乃愈自振厲不敢廢倦日求夫當世之賢且才者
以增益其所未至者焉嘗於群衆中聞有言新昌校官
鄭君同夫之賢者曰君漢康成之後嘗從游於清江范
太史之門其行義文雅萃于一家湖山衣冠之族蓋未
能或之先也余竊識之而不忘於心今年春予轉客寧
都適同夫為州校官始獲親即友益扣發言議上下古

今世復之殊與聖賢言行出處之詳以至覽山川草木
之勝發吟咏情性之奇於是余之所得於同夫者厚而
有徵矣無何同夫且代去其仲子曰之純者不遠數百
里道豐城沂臨盱度廣昌來迎其父余於是又見之純
者後能無愧於其父兄而余之所以獲交於鄭氏者亦
何幸哉乃九月之十日同夫行之純請辭且徵言焉噫
余嘗以兄事尔父尔父亦以弟視余而不知余之不才
也吾何以為子告哉吾子承祖父之成訓不出戶而得
賢師友內無飢寒困頓之累外有資訓切磋之益其猶
有不肆力於學者乎宜其氣溫而恭志遠而篤浩乎若
江海之方決而未可以量測者固非若余之在矣患勞苦
無所歸而後為之者也子今年二十有四視余昔者
之子之年之所為固有愧於子矣而况今年二十有九
於子者五年而所為所志曾不能有一日之長之異
則於子一行也不曰有所愧矣其能慙然無所感於
子之者乎往者不可追矣而學未成志未就猶
欲寒衣走道路使垂白之親顧望於內而迄無以慰
之者此其為情宜何如耶今子迎侍以歸父子
兄弟其樂類有全於天者安得不因子之行而重
有感乎若余言者誠知不足以為子告矣而猶懼子之
於順適者或不能以信夫困而學之者之不易也故
言焉異時子之弟之紀自邵武歸幸亦以是語之無

使余為又學君之屏友則庶乎其可也豈徒曰微利
送之榮懷膠離之恩而已哉

送康履謙序

吾鄉多故家有康氏居古株山者族尤盛而遠余聞長
老言曰其先世以儒雅忠厚表著一鄉人有忿爭望其
廉或悞悟而返當是時康氏固未有顯仕也至履謙而
家益大履謙嘗從先君子遊才敏而多智蚤孤能奉其
撫躬弟以振樹家聲及兵革四興又能奉州長命出
其鄉人之性者使執干戈以防範不軌而保完其
家以義結之以惠率身先之省府方議署以官
交至若有不能舍於君者亦豈容以自蔽者夫天下之
才必為天下之用玉蘊於山而瑚璉之飾登薦於宗廟
珠生於海而照乘之彩炫燭於都市夫豈自獻也哉玉
蘊於山而草木為之潤求王者必不自棄於險絕之谷
矣珠生於海而波瀾為之光則採珠者必不自絕於千
仞之淵矣而况時之所遭慶之所積有不期而自達者
乎憶嘗侍先人聞先君之言曰我黃陂府君之外諸
孫也府君遊江淮以勇義立功授秉義郎知黃陂縣晚
年歸休嘗教子孫讀書以嗣世科萬無蹈我故步也今
兩家子孫能有感於其言者乎余時從傍識之孰知去
之二十年遂有今日哉抑先人去府君纔三世耳故康

於吾劉氏有中表之好履謙於余兄弟尤厚而不疏
其將應辟而起也得無言哉言不及乎他而必叙先世
之美者所以見康氏之顯仕者自履謙始而履謙之所
以顯仕者又自其先世忠厚始也

送焦廷璋序

兵亂七八年環東南郡邑凋喪十九徃時號為世宦貴
游者咸習恬長逸不能負斗粟操尺新以自給至凍餒
其父母妻子乃貿然號於人喪其所守噫盛時豢養
之禍亦可感哉夫爵祿既不能常有矣使得數畝之地
日荷錢鏹驅牛犢耕耨其間豈不猶足自存者然士无
定居業無恒產而其事又非其所素習也其亦何
以自免於今之世哉余友焦瑜廷璋世為晉之清城人
延祐中其祖大中公由某官來知泰和因家焉迨君且
四世矣九州民之老者見之則曰此吾故侯之孫吾嘗
隸事其祖若父也其少者則曰此吾故侯之子孫也昔
吾祖若父皆其民也則和輿道其賢憫其貧而私惟其
不仕者其在士君子則固已知而敬之矣古承平時君
超然弃七品階蔭不求叙杜門藝圃攻苦食淡與儒生
居游九聲技裘馬薰心灼目者一不以動其中遭世亂
寧觀窘頓踣不悔而必不為苟得以辱其世其自守固
已矣然矣他日以所居當戎馬之衝文賦豈與祖毋入

人等我物吾聞德表送運者夫之時...
之事前乎此東南諸邑若萬安淪陷之禍其慘烈亦甚
矣然其民細而勤其士質而好文其土衍沃而多利有
蔬果黍苧之美有禽魚杭稻之饒有園蔬花木之麗余
嘗遊而樂之君之往也先之以芟刈啓闢之功蓋之以
樹藝營締之利歲改月化又烏知自今不可以復乎昔
之盛哉昔喻之先君提舉伯奇方少時以大中公之命
從先祖府君講學于石岡之下大中公既三守湖州猶
屬卒業焉故余於君有再世兄弟之契又竊同有志思
效于前人者今奈何舍我而他適也余以親戚墳墓坐
困于此不能遠之而偕作矣獨嘉君之處貧賤習勤苦
能不厭其先為孝子為順孫非若世之疑富貴習驕惰
遂至於淪落而貽悲誚者故樂為之言以相之

送張經歷序

夫懷天下之利器者必工於剝裁抱天下之奇寶者必
重於登薦然惟賢者能不急於用能不極其能而士君
子於進退卷舒之間有可觀考者矣若真定張君鵬舉
則其人也自君少時侍其親宦遊江南已穎異卓絕始
試吏吉水繼調龍興廬陵兩郡當至正辛卯壬辰間兵
革四興君不憚勞勩以佐監守凡調度徵發營繕攻守
秩然若素所經畫者故廬陵監郡丁侯尤嘉之舉為江
西憲掾未試而丁侯有廣西憲使之命乃併移廣西會

亂作留廣東未行而江西守相道童公嘉君前緣慶陵
時有勞績復以陞廣東帥椽之檄來下時帥侯忽速刺
沙大喜久之南海三山官窶有警君奉命往諭其酋招
徠之得三千餘戶繼而湖南變作復推擇君往視旋復
桂連二州以歸時軍役大興儲峙告乏君以邊防兼領
鹽課規措有方不閱月得錢粟數萬廩庫充溢二司嘉
賴之上其功於 朝廷即擢為帥府都事俾究其用秋
滿陞本府經歷未幾三山之禍作而君乃飄然以待親
去矣嗟夫君忠孝也其出處進退豈不卓然出夷等上
哉夫其剿戮之不頓者器之利也登薦之不亢者寶之
奇也然皆際變故於適然之會而各有以建奇偉不常
之功又能不急於用不竭其能一歛而蔽之於無所施
之地可不謂之賢且智乎憶在甲午冬楚嘗以公事一
見君於郡幕孰知去之嶺海九年來歸所建立又表
如此而間閔道路憂患荐加髮髮之蒼者亦日可感
矣方將相與上下古今以究觀世道而君志已浩然山
中雖欲挽而留之有不可得者因為叙其所以而推美
之俾觀風者或有考焉亦世變人才之一驗也

芳上人詩序

余嘗與芳上人論詩於清平之跨牛菴其性靜而質其
氣和以平其為言也直而近於雅方之外能言者率多
然大抵纏汨於偈頌口耳之習而於詩之道遠矣他日

出其所作一帙以示余反覆玩誦之爽然皆奇語也上人方盛年遊名山大川如東西家九江風淮月吳山楚水之清麗雄鉅可愕可愕所以涵養其性靈恢宏其盛觀者宜有異於人人矣抑聞之詩本情性而發於天才成於學問其蟠空拔地出無入有不可窮測者此天才也至於循律度範驅馳從容優柔以造於成家之域又豈不有在於問學之助乎君學禪者也其試以學禪之功而進於詩焉其必有所悟矣

備於暴介瘞而不違於物其情才音調之美有足尚者矣抑聞之萌蘖之得養杞梓之所以鉅也流衍之不已江海之所以深也瑜瑕不相掩則良玉之美具矣子之年昔少而今壯少之所為壯或悔之余豈徒以今之所至者望子哉子由是不倦以求進焉則情之發也必正而和聲之奏也必宏以遠矣余不及識德嘉見其詩如見其人且重余弟堃之請也故不敢以謏陋辭輒爲評其所以復書其端而歸之

贈地師丘弘道序

余嘗怪大史公書天官傳日者龜策往往極推災祥言之不置至地理止言河渠而不及卜葬之何歟其

黃帝以下至舜禹皆各言葬處又言登箕山見許由塚又云淮陰侯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塚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夫淮陰非能相地也聖如舜禹賢如許由其所葬處常歷數千年不廢此豈偶然之故哉故葬者人之所重也經曰卜其宅兆又曰葬之以禮而其說乃不少槩見何歟當時敘述學伎立名者下至相馬牛羸者皆累累載其人而相地者獨無聞豈在當時固卜者兼之而未有所門者歟不然其文膚漫不經學者難言之而遂不傳歟太史公後四百餘年而後其書始顯於晉之郭氏豈天不愛道而書之顯晦固自有時歟今郭氏書所謂內外八篇者謂之經可也而

其間又自引經曰云云將書之上固又自有經歟何晉
以來不一傳也郭氏後又數百年而唐之張說一行素
李肇始推衍其說逮其季世廣明亂作疇人子弟散在
四方揚筠松以流徙困辱之下始新其說以立教而二
魯劉胡之徒又從而鼓吹羽翼之於是贛之葬法始大
著於天下至宋廖氏劉氏極矣然其為術好騁異立竒
以附會災祥得失於分寸之間故其言反蔓穿鑿類舍
經而徇俗視郭氏書遠矣况古法乎蓋嘗病是不幸不
出於西漢而不見錄於太史氏亦不幸而出於秦漢以
後而不得見正於周公孔孟也將大樸既散而言論愈
繁世變日下而巧偽滋彰其流弊至不可勝言者豈非
千古之一憾哉立君弘道賴地理學之善為者也居粵
山之陽治郭氏書將三十年與人言必本於忠孝其為
人卜葬也必不枉道以徇利太史公所謂以伎能立名
而有高世絕人之風者君之謂矣其來西昌也人之欲
葬其親者多就君卜之而余之二親亦獲更厝者皆君
力也其淺深去就蓋自有其法而所謂鬼福及人如靈
鍾之應粟芽之春者則非余之所敢知獨嘗與君上下
古今言議有及於是者每為之瞿然而卒無以自解於
所疑也故因君之歸叙余說以詰之

玉源劉氏宗譜序

人莫不有所自人本乎祖人之所自也而人又莫不各

有所自然道之於口不能以求傳而無訛故著之於譜所以紀其祖之所自而引之於後世者也其可忽哉自宗法廢譜法亦壞而莫修嘗求其故則其風氣習俗因循簡慢之弊有非一端矣夫世之貴富者則恒有所不屑為而貧且卑者又有所不能為少而壯者固有所不暇為及衰而老矣則又有所不及為承平文物盛際既有所不得為則喪亂蕩析之餘又安得而為之哉廬陵劉氏有持志字志遠者板塘族也自其少時嘗刻意春秋之學脾胃科自將以充其宗不幸志不遂伸世變遽作而持志亦且老矣他日持其所修玉源宗譜圖引以示而徵予序之譜本承新劉氏著自汴宋時有為諫議官名注者始則慶曆宰相某公沆之兄也注而下三世逸其名四世而宗俞五世而卓嘗為宣州太守號石門先生者則為始遷廬陵之祖也卓生士和迪功即泰和縣主簿士和生廷廣廷廣生三子汝昌其長也汝昌生四子克立其季也克立生朝宗朝宗有子三人孫九人曾孫十九人而持志其一也持志年且八十為世十有三視其子若孫之相繼凡十有五世矣系屬詳而疏戚明絕續著而尊卑定失其徵者雖近不書信於傳者雖遠必錄蓋平合宗之意繁然序族之法三百餘年之源派本末具見於尺楮間可謂能謹其所自而不為風氣習俗之移奪者矣使持志挾榮盛富有之資當強壯

承平之日而為之則亦有大不難者今乃以其所不能為之勢所不及為之年與其所不得為之時獨奮然考訂績次而力為之忘其時之亂與其身之貧且老也豈非孝友至性老而不倦而俯仰憂懼有不能自己於情也歟則斯譜之作非徒以光大後偉者推于前人又將以昌茂秀發者待其後之人也其存心之厚立志之遠百世之下將必有誦其言小其義而興起者矣板塘本求新所居之舊號其遷廬陵之三跨塘也乃以舊名更之而又謂之玉源云

贈地師立弘道序

賴人自唐夫以相地名天下其術同出而異流其人無

智愚高下蔓衍四達

當世肆為大言

而不顧然計其足迹恒不出東西家視其家往往有親喪數世而不

之然又以為其地巖廣深

固風氣處古必有異人勝士出於其間余或未之見則固不

而遂決也他日余弟楚為余言立君弘道

蓋卓然白異者矣為人恂恂寡言平居事親孝與人交

久而益信自其少時已篤意楊魯之學然不肯少徇襲

流俗感感鄉里以自狹嘗涉閩歷楚遊江東西問九古

賢名卿碩士先世之所陞域真仙神人靈秘詭恠之所

都宅與夫喬山廣林恠石巨澤深澗之所控注而蟠蓄

者無不窮探遠覽極陰陽幽奧精微之會以窺昔人裁

度營作之功其用心蓋博而遠矣然君益慎其所得未嘗以售於人非其人雖與之終日而片言不得聞非其地雖委以千金而有所不屑其采廬陵也余與之再見於沅江之上愛其山水明秀而溪南王君以世家文物之懿又知賓而禮之故君亦樂為之盡凡其卜而有營者類皆比於古法當於人心要可以闕靈發奇歷後世而無患者於是莫不慨然恨得君之晚而欲挽留之也孰知其浩然而不可留者又有出於常情之外者其一曰愀然謂余曰吾自祖父再世而上昔者既幸卜而更葬矣其未及者蓋亦嘗擇之以少待茲日月有期將歸而襄事焉子去贈以言乎余惟君之學既精且博矣又能慎而施之以不枉於其道及歸而有求也又能不忘於其先余也何幸得君之重以信余弟之言而祛余昔者之所惑哉故樂為述之以告其鄉之人亦敦教勵修之一道也余弟堃倘見而讀之其亦有所感也夫其亦有所勵也夫

送畫史李約禮序

世稱善畫者曰畫史畫工也史官也畫者安得與史官並稱而謂之史哉及觀古之秉史筆者其傳是人而非徒紀載其德性行事官職功業而已乃并其狀貌顏色言之如曰美鬚髯長大也曰短小精悍也曰哲白黑也曰黑而精狠也其傳寫精妙千載之下如在目睫故吾

嘗謂史官為不丹青之畫而畫工乃不文字之史則其謂之史也亦宜然史官為書或狗愛揅恣為美惡高下以其書常後時而出有不核不或因之以欺世而後世卒亦窄之於傳神其人恒相視於咫尺廣狹之際分毫爽戾則三尺童見者亦寡矣廬陵李約禮為人目如不經意而落筆施采無不為某某而約禮固未嘗自言也則約禮又能因夫人之言其或小有盈縮於其間也人莫有能得而議之者是約禮非徒能信其技而又能信夫人之言者也嗚呼世茂公論久矣安得如約禮者使之秉筆以公天下之疑信哉

蕭子所詩序

余友蕭雅言博學強識跌宕好遊而樂於取友遭世亂讀書甘竹山中凡時事之所存論議之所閑遊覽之所歷一寓於詩歌懷鉉挾軼行吟坐嘯終日屹屹不少休其用心亦勤矣余嘗得其所賦讀之蓋燦乎其有章鏗乎其有聲浩乎其有所本也豈非能賦之士哉自東南禍變世之作者徃徃有感於杜陵天寶以後之作而詩道一變矣竊嘗以為世變萬萬情性一致其於詩也未

嘗無所法而拘之則卑矣未嘗無所自而襲之則陋矣
母汎汎以為易母棘棘以為奇也充之以學養之以氣
約之於其所守達之於其所施則天下之事可從而理
矣况於詩乎余方有志於斯道思求能賦之士以相長
發焉若雅言者固余之所願也輒因其詩而為之一言

東行倡和集序

歲壬寅秋八月十六日安成饒府大發兵攻廬陵之新
安一道由白沙渡江入麻洲一道由泰和入仙槎兵勢
四合民大駭散是日余從龍塘歸珠林則家人奉老母
已先往山中余獨與伯兄子中仲弟子彥相見具翁堂
上俱貽愕不知所向又明日過石嶺下次第與家人相

聚遂冒雨入南富又數日進抵長坑之石龍山聞新安
且破退保富田而贛兵亦奄至水南與饒約大會富田
城下時游兵四出田野騷然烟燄綿亘百十里矢石之
聲晝夜相聞乃復深入南門山寓里良寺久之聞富田
以城降諸軍各驅牛羊婦女大掠而返余挈家稍出三
圪嶺依從弟茂和以居未幾余以疾遽返先廬而家難
作矣當時家人同行者廿有一人奔走轉徙於外者九
七十有六日七十六日之間余兄弟相依為命蓋無頃
刻違離者九覩物觸事傷時感舊一於詩乎發之或同
或異或倡或和或賦或否其多寡先後雖不盡同而情
之所至則有不能自殊者矣當賦詩時紙硯不能具性

往相聚於溪澗傍側山岩林木間挹泉研石拾木葉
書之三人者或相與悲歌或相視諧笑兀然而坐飄然
而行悠然而息如是者率以為常一不自知其詞之苦
而情之悲也因竊自嘆以為東南之變其一時倉卒罹
兵禍者何限而吾兄弟幸得遠去以不廢文字之樂其
得於天者不已過乎越明年余卧疾林下方起念伯兄
遠遊興闔而仲弟倭留贛吾母已不可見而兒姪輩又
先後喪去為之泫然久之退思當時所歷如一夢寐而
彼之乘時欺天喑鳴叱咤以自擅於一方而卒貽毒於
斯民者今又果安在哉嗟夫士大夫不幸而生於斯世
其得全者天也其不得全者亦天也天吾之何哉因閱
故紙中通得詩若干首乃第錄之題曰東行倡和集而
藏于家以俟余兄弟之來歸也呼斗酒煮山茹合席於
堂上而共讀之不啻痛定思痛少母忘於患難之時豈
不亦有交所慰感乎哉

贈鑿士馬如春序

前二十餘年余游平川於鑿士中識隱君子曰馬君春
谷風儀峻整衣冠甚偉言論落落可聽其伯子朝顯尤
清修和厚克世其家余嘗登其堂見其父子兄弟間恒
雍雍如也邑四境奉輿馬以迎候視療者日踵其門君
咸急赴之其貧且賤而有告者君亦畀之藥以歸而未
嘗校其直其仁厚往往類此余後雖去之蓋嘗稱其為

人今年再過平川問春谷既已仙去而朝顯亦蚤世獨其季子有朝貴者方董職為衆鑒之師而學業操行乃不異乎其父兄也可謂能子矣自兵亂士大夫守專門之業者非棄而遽變輒落而不殖求其能如朝貴之世其德者尤寡夫鑿以好生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心曰仁而已仁於四時為春春則物遂其生而無有天札疵癘者矣君之先君曰春谷請別字曰如春不亦可乎既以諡朝貴復為之序以贈之

鍾廷方錄癸卯壽詩序

愛其人而頌其壽者古之道也幽之詩曰為此春酒以介眉壽周雅曰酌彼大斗以祈黃耇又曰樂只君子遐不作謂蓋其愛是人也必本之德以推其得壽之宜亦必假於物以致其祝頌之意上下通用之故曰古之道焉然其為詩也往往發於會遇燕飲之際未聞有因其始生之日而為之賦者夫因其始生之日而為之賦者衆孰起乎吾不得而知之矣惟近世河南程先生有生之日當倍悲痛之語斯言也其亦有所深感也夫友人鍾君廷方吾先君子及門高第也清介而有守家故多藏書又多佳子弟故其庭恒有文士之迹而不雜焉乃六月某日其始生旦也余時適留其家獲次賀賓之末見其弟與其子若姪拜於堂下者累然而相屬也見其賓若友賀于堂上者于于然而相失也然人各有詩詩

各致其所以頌望頌美之意夫賓之所以愛其主與人
之愛其友者固不異乎弟之所以愛其兄子之所以愛
其父也存之於心而為愛發之於言而為頌其情同其
辭能以自己乎於是廷方之年六十又加一矣其子弟
嘗錄慶賀詩文自至元丙子而下將三十年若詞若詩
通得若干首是來者之錄又將源源而不已也豈非盛
哉君子謂是詩不溢美不遠親不悞樂有古之道焉夫
事有非出於古而其道不違於禮者君子不棄也矧其
賢德有足以應之者乎故因其癸卯錄而為之叙

送王以誠之武昌求父喪序

人子有終身之憾而抱無涯之悲者莫不幸於方幼而
父違之既違之矣而又遂不返焉是其親卒不可得而
見也則孝子之思宜何如哉有王生以誠者吾里人也
其父泰亨甫有學行尚氣槩富至正丁亥間去家而南
游於楚久而弗歸生既從黃冠師學老氏法矣恒惴々
焉以冀其親一日之歸而見之又四三年東南兵禍大
作道里阨塞泰亨甫卒問益不相聞而生之年齒日壯
矣每飲食寢處涕泗交下至稽顙祝天以祈其親之安
今年春始有自江漢來者言泰亨甫已死且藁葬其所
矣生雖不敢必其然否而悲情鬱拂尤甚則慨然曰其
不肖既不幸淪異教而不子矣幸而聞親之喪之有在
吾寧忍使其終棄於數千里之外而弗返乎則具糧束

裝泣別於其所嘗往來者余因告之曰子之父昔不幸而去子然所以去子者亦將以奠一日之有成而利澤子也不幸無所成以死亦豈不以有吾子者在而得引以自慰哉子之為黃冠師未必尔父意也為黃冠師而能違之馬以不忘其親則難矣夫能不忘其親者即能不辱於其親者也能不辱其親則雖尔父之存所以厚望於子者亦不外是矣尚奚以悲且憾為哉子行矣過一漢之上首訪尔父之故寓以求尔父之故交拜而請馬其必有告子然後為服即尔父之殯踴哭而盡哀焉禮必如始喪雖遠不可忽也雖久不可易也既又設祭於殯塋而告啓焉既啓矣則必號而繞於墳者三而後行庶乎魂之有知依而來自也亦可乎曾子曰親喪固所自盡也生其思所以為自盡者哉異時負骨南歸祔先城而襄事焉當又有以語子

贈鍾大觀序

典史

興國有名家子曰鍾君大觀以其邑吏秩滿當遷他邑其友謝以善惜君之去也則來謁余文以致贈焉以善之言曰甚矣鍾君之難能也以百里萬家之邑當庶務捨攘之秋有甲兵焉有錢穀焉有興作詞訟焉宜非一手足之為烈而後然自會府有汰冗之令而邑長無兼吏之司於是一絲之事盡屬於一令之尊而令之所以設施注措者又恒屬於一吏之手事叢責備而吏於

公者始棘棘乎其難矣惟大觀智足以應變才足以立
事勤足以奉公明足以燭微凡應對奉承之間將命教
護之舉靡不交盡而兼至故上有以得長官之譽下有
以得邑民之情而優游安裕以終其秩莫有間然者非
其才且賢能致是哉嗟夫大觀則誠難能矣念昔大觀
方垂髫時嘗執經從吾伯父養蒙先生游已嶄然穎異
可敬孰知去之三十年乃能操觚引續以從事於邑夫
夫之後而有立卓卓如此非賢而能之乎夫事之繁劇
者固難於獨任而力之責成者恒亦不必係於衆謀蓋
任之也專則其為之也力為之也力則難有所不避而
責有所不得辭否則旅進旅退徒囂囂曰非我責也非
我職也我何以汲汲為而天下之事始日隳矣君子視
大觀之所為豈不重可為世道人才勸哉大觀和厚周
慎物之貴重而器之鈎利者也其遷而升也駸乎其
上達矣彼一州一邑之勞要不足以滯子雖然余固知
大觀者也以善其亦有感於余言乎因以復於君遂述
而為之序

送葬師胡從正序

傳曰塋者藏也欲人之不見也後世乃有遷卜之說至
啓發再四而卒猶有不得其所者何哉亦曰始之不慎
而不得其所以藏之口道也孔子謂古不修墓非不修
也惡其不慎於始至於崩而猶未免於修也修之且非

禮而况欲更啓其故藏者乎則孝子仁人之欲愛敬其親者宜必慎其所始矣友人興山令尹鄒君利川有母之喪殯于淺土者將再踰年日遑口然惟吉兆之是擇一時號為塋師者各以所見日踵門以售其技然其言不經下者率阿循取合高者或誇誕立異以故時口抵牾舛錯君惑焉他日聞穎興國有塋師之良者胡從正氏質直端靜治郭氏書積二十餘年探索研究如儒家治經宗主楊曾家說而深造廖氏之微其為人卜筮往往安便詳審無依違欺蔽之病衆亦咸推讓之曰非從正莫可謀卜也君然之即飭書幣遣人馳二百里往聘之則退然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諸口者及與之登臨上下顧瞻廻環蓋洞乎其識淵乎其論而確乎其有執也凡丘隴之形勢性情泉池之脉絡源委無不瞭然心目間美不容掩惡不容覆而刺裁迎折無不如法其言曰塋者乘土氣也淺深得其所乘則不必錮以金石堅以膠漆而風不能散水不能淫蝼蟻不得入草木之根莖不得侵而遺骸寧妥矣其不然者反是久之於九州之東得地之厚而固者曰鷄鳴山其西得地之坦而秀者曰田螺坑其始也榛棘之所蒙翳狐鼠之所憑依過者或未之竒也至是遠近來觀咸咨嗟嘆息以為胡君之術之竒果足以酌其言則又相與徬徨驚訝慨然歎曰君純孝之積為有感也嗟夫人亦孰不欲其親之壽

且安其生也不幸而有疾雖拜而迎醫不過也若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斯言也誠以欲其親之安將無

所不用其情焉而况於親之終乎孔子曰死葬之以禮

又曰卜其宅兆也傳曰凡用於棺者必誠必信孟子亦

曰無使土親膚皆此意也此固人子之所當自盡也自

後世惑於鬼福及人之語而鄙師俗巫乃有貨視人之

親以為厚利之資至使人子朝墓夕改亦將有觀利於

其親之意否則慙且怨焉其亦惑之甚者噫彼固無足

道也乃有不擇不圖舉其親委之於媿媿沮沮之區者

亦獨何心哉胡君治墓畢告歸其鄉鄒君既禮贖之矣

余因原古之望者併述君之所以為人治墓為安且審

足職也審矣又望其親而能慎於初者如此以贈之庶

言則再拜而進親者必君之是求亦化民成俗之一助

乎夫惟浚削割之見徒以人之親試其巧而猶不能不

莫之亢也且猶為則戚矣鄒君吾知免夫

環視之而法始序

往、昧戾膠蔽大省之命部送粮舟往來章貢之上數

益暴日曠歲愒若以德之賢其言曰君清修樂易人也

沸溷泥以求清知於今中書平章公蓋非直策名於簿

而有天下之憂也頃者平章公顧念廬陵泰和之境瀕

施恒不忍於犬以掾史重出督征賦既而又即其所泣

盜而止亂者將優異之九州東南之甲兵錢穀科征造

治者莫甚於此。委以屬君隱然方面之寄腹心之任而
職由是可以厲。每部舟載上下灘石間若繚屬緼聯無
繫人心。凡平日無稽滯糜曠之患者君之賜也。茲余將
所欲言而不得。于盍為我序。所以畢事之故。以歸成於
之所立。有不正彰而不闇也。嗟夫熊君之賢固已昭晰
乎。是宜為近臣。亦有歸推賢能之賢者乎。成巨室者必
倚注於萬里之。摠則下無所附。故構榱桷恒有功於
日之私能。以自矜何也。一木之大不能以獨舉。必相湏
望焉。厥今東南於為政乎。二君之美蓋交可紀也。雖然
不閱月而遂達於今日。凡兵之所仰食者農也。而農之
衢之徑也。其自相望而起矣。其操耒耜而緣南畝者。日
寡。將何以為供輸之繼。執善計者其亦思所以紓民之
力而興地之利者乎。傳曰。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此
其時矣。僕願因君佑以達於熊君。君仁人也能無惻然
於斯言而上聞乎。

朗溪曾氏瑞石序

廬陵有曾氏世居邑西之朗溪。朗溪之上。有異石焉。穹
隆修直。跨兩崖之間。若偃梁然。可以通行者。昔有人過
之。指謂曾氏曰。是為而家科名相也。幸甚。保之既而曾
氏有名。應龍者。果領宋寶佑戊午舉。里豪忌之夜。遣人
排石以斷之。迄今百一十年矣。應龍之五世孫有鉞者。
為余言。當其曾祖父時。石之斷而空者。猶八九尺行者。

至架木以通迨其祖父時則斷石漸長已可三四尺許
今石長益近可一舉足過矣因名曰瑞石將謁今之能
文辭者紀焉余甚異之他日余友劉君伯章過而見焉
為賦詩以志喜且曰序卷端者吾西昌劉同年也當自
為君請之後伯章歸安成與余不相見者數年而鉞獨
勤勤以序文來徵且謂伯章之意宜不可以孤也余不
敢辭則為之言曰夫天地鬱積磅礴之氣以周流生息
於兩間者固未嘗已也而其成毀廢興類閔於人家國
天下則有非偶然之故者矣而君子固不論也昔新莽
嘗詭通午谷矣而漢之祚固自興也正倫嘗忿鑿杜固
矣而下載之下論人物事業者卒歸之南柱而正倫無
聞焉則君子之自修又豈容惑志於所異而忘致力於
所當為者哉抑聞之人衆勝天亡定亦勝人夫斯石之
毀也昔之有力者既倖以衆而勝天矣茲其長而將合
也豈非天之久而定者卒有以勝夫人歟吾聞魯氏多
賢子孫皆文雅端碩為時名士使斯石雖斷而弗合猶
將奮起以自效矧山川獻靈其滋長聯屬以復于舊也
有日則由是興德藝賈天府以繼名科之世而成茲石
之祥者寧不在斯今乎孟軻氏所謂以其時考之則可
矣鉞其慎圖之

先塋記自序

嗚呼昔我先人臨終以故書一帙遺不肖孤等曰小子

識之此先世墳墓錄也小子識之不肖孤敬起拜受教
執書以泣諾不敢忘既襄事發而視之則先代有司質
劑與私家契券具焉嗚呼其敢忘哉惟劉氏自五代唐
天成間由金陵來迄今餘四百年由始祖五府君諱况
而下迨楚歷十有七世其間生而聚居歿而換葬宜皆
有其所也而世殊事異播遷中絕者往已有之矣欲盡
錄之得乎惟我先大父實存府君及高曾以來世謹券
牒之藏而時嚴春秋之記得於家訓面命者固多而據
諸故老耳聞者尤審而不放由是修地毀剪荆棘戒斧
斤詰侵暴所以保而守之者蓋無不盡其心焉嗚呼其
亦難矣昔孔子幼孤葬其父而不知其處問於鄒曼方
父之母得於五父之衢然後能合塋於防及其葬也又
曰某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無識夫有所不知雖
聖如孔子不嫌於下問而慮之遠者雖聖人不能以無
所識也况夫後先之相代陵谷之相乘盛衰之相倚又
烏能以畧之而莫之省哉是錄自一世而下其墳墓之
散在郡邑都鄙與夫塋徙之久近域厲之廣狹咸按其
所錄者係而列之然若干號題曰珠林劉氏先塋記嗚
呼十七世四百餘年之錄亦庶其畧備矣惟奉教以來
荐罹喪亂凜焉失墜之是惧茲幸及於少寧以有存也
我後之人尚嗣守之以無廢我先人臨終之訓哉謹述
而為之序

陳曾遺藁序

陳君曾者余妻之兄也既冠而孤同母第一人則出繼於族父曾獨奉其母楊氏以上事其祖母康與其叔祖贛州府君及叔祖母胡夫人三人者俱年登八袞每旦府君交冠坐堂上諸孫進謁訓戒嗃嗃當時曾之從弟猶四三人而應門禦侮營營計事無失節應對唯諾無違禮俾老者至忘其子之喪而內外一怡愉者曾也君自幼已警敏能言外祖待制揚公奇之比長益刻意舉子業治周易義常以外祖自期待諸舅嗟之然喜其志不輒挫也當其父潮陽府君沒時有四女俱在室君質裝嫁之皆不失所余辱婿君第三妹而余最貧君以文學相重不嫌也至正十七年春祖母康沒秋九月贛州府君繼沒又明年庚子胡夫人沒前後終三喪於兵戈擾攘中罔有不自盡者甲辰夏兵亂又作君舁其母走雲亭山中母遘疾沒於馮嶺途窮事迫無以為殯已解衣妻脫簪珥以易棺而藁葬焉掩壙甫畢而兵至人為孝感也余時避地閩川與君不相聞及秋乃相見於龍陂相持大哭君且哭且訴余察君有憂色數寬譬之君黯然不自釋也別去未一月聞君已轉徙黃嶺之北寓田舍中得瘧疾七日不食死矣痛扎君有志績學以立名而遭時遂絀迄不得一駟以沒然以一身歷四世奉重闈偏親生事死解為陳氏順孫孝子有足稱者不得

頭且壽義可無憾矣君天才疏暢下筆落落成文無矜持澁縮之態惜未有存者他日於故書中得君前後所為詩若干首文若干篇因以歸其子繼先使無忘其先人之手澤而繼先復請余序而箴之嗚呼君之文其可傳者非止於此也觀者尚因所言而推所未見者斯固知之矣况有子能傳而振之則君之志與名有不遂顯達於方來者乎余為君序此而余妻之喪亦已四年矣噫其忍言哉君字有慶壽止四十有七云

鍾祥詩集序 字舉善

昔人謂詩能窮人信然乎哉將詩必窮而後工也則窮之於人必有不苟焉者矣余自少遊四方所交皆能言之士其貴富利達高視雄據發辭吐氣能赫然如虹霓轟然如雷霆者吾固不得而友之也惟不得而友之故亦不能以窺其懷負之所有其得以友而窺之者類皆飢寒不振之人與夫困阨無聊之輩徒呻吟窮簷咨嗟遲暮淒然日與秋凋寒蛩相尔汝而世之知之者或寡矣亂離來歸方汲汲焉求所謂窮而工者卒亦莫之遇也將天欲闕是道而不輕以畀人邪毋亦徒能工於窮而不能以工於言邪久之於武山之北待一士曰蕭紳者蓋方有志於工其言而未見其窮也又因紳而得鍾端鍾祥焉兄弟者蓋窮矣而文至於言者也嘗與之登西華憇雲峰漱丹井之清冷叩石門之岑峭或連月

遲留或竟日忘返其操幽極隱扞澹鈞籟皆世之所厭
棄而擯斥者而三子者獨甘之如至味如大樂方春戀
而未之釋彼豈信其為工哉他日過之則歸也蚤世而
不返神也日驚於世變而未違而祥獨得歸志一力於
詩而工有之茲獨非其幸歟然祥遭亂喪其親又喪其
妻子兄弟裝斃區乏奉身之具無強近之助嘗營小屋
於南溪之濱楹柱而立將三年卒未有以為覆者蓋今
之所窮人者歟然視其志疑然而不挫視其色侈然而
不憂方長喙短喙行歌坐嘯怡然自得宜其詩之達于
工也幾矣今年秋錄其詩若干首以示余觀其所錄則
往往追述盛年江海齊楚故都朋遊意氣感時吊古之
作又不直呻吟咨嗟與秋凋寒蛩相尔汝則所謂窮而
工於詩者豈徒謂其能工於窮苦之辭已哉苟由是而
求以益工吾見其貴富未見其窮也雖然余惟窮以至
此而有識於子也子之兄已矣吾既不得而語之矣子
歸而以是語聃焉盍亦思以振而進於工乎

王先生挽詩序

三槐王先生沒于萬安之五年將以洪武元年六月二
十七日葬于其里千秋鄉北新山之原前期其孤子沂
佑相與括髮變服哀號袒跣觸炎暑犯星露走百二十
里之萬安之瀘源之龍下祇奉先生之殯以歸而襄事
焉行道見者咸咨嗟太息以為君子有此孝子為能以

盡心於終事如此及葬也旨遠近疏戚又咸來會哭以成奠遣之禮其姻族則相吊而泣曰是能敦孝友而達姻睦者也今已矣吾中外復有如斯人者乎其鄉鄰父老則相顧而歎曰是能周卹上下不吝施不苟取以患難相扶持禮讓相教導者也今亡矣吾里寧復有斯人乎其顛之士則相與言曰是能訓迪我子弟以忠信于家鄉而擢藝施政于王朝者也今亡且葬矣世寧復有如先生者乎其郡若縣之士友則亦相與言而歎曰是能教其子以承其先者也奈之何子之學旣成且顯矣而先生卒長往而不之待也則相與叙述其言行各為歌詩以寄其哀焉夫薤露蒿里古挽歌之名也其辭

雖曰所以哀夫人生之有死而悲夫死者之遠而不可復者然直夫人泛然之感與適然之感而已豈嘗有所指稱而道之者哉公諸君傷孝子之失其親使不得以終養又哀先生之君子友庶讓修於身教於家達於友信於人而卒不克一施於時以沒又歎先生昔者不幸終於喪亂茲乃得際之公平還故山獲吉卜遂光顯有以慰其平生豈非幸哉公是者宜皆托之挽歌者繼其聲以有作也是詩為先此之作也叙之者所以著先生之得於人者有可哀之實公以見諸子之作為不徒尔也詩凡若干首次而錄之如左

浙為東南鉅麗自錢氏挈以歸宋、休養生息既三百年而後為元氏所併、以元有之又將百年而後始有兵革之禍至是四五百年一都邑文物之盛一旦摧覆攻薄之久始歸于今之職、其離合盛衰之故可勝言哉、江西據上流之偏視浙、東西家然其民質茂而不淳、有至老死不相往來者、士為尤甚何也、無商賈之高貨厚蓄以通車楫也、無宦之繡符驛傳以行郡邑也、無工伎之巧麗奇詭以通上下也、無僧真之變幻定力以遊食於林泉也、於是人有以文字簡冊游其名、有以繪畫圖寫游其外、又有口過使行客以游其言、夫游於名者、亦能以敷其實也、於外者未能以闔其中也、而況於

以人言為游者乎、四民之志惟士為大而四民之業惟士為窮、彼其挾公大之志坐談於一室之內、自以為無不達而無不知也、及掉臂出門、輒不數十里、悵然如有所失而返、何則、非窘於兵戈則累於妻子、而困於無上下之交、宜其不能遂遊以止者皆是也、而況今之罹喪亂、瀕死亡、幸出而僅存者、乎余之患比久矣、會友人某過余以將東遊、而來別也、因與之言浙之離合、時之治亂、與夫士之困窮、無貨勢巧智而難於遊者如此、某慷慨有大志、其操行制事、斷不在古入下而獨趨然、有志於四方、則其為斯遊也、必將求以信乎已之耳目、而後已、其亦異乎世之游者矣、浙江東西不啻數千百

異其山海城邑物產風俗之可歌可紀可悲可吊者亦
有異於昔而復於今者乎其懷材抱器之士隱約於魚
鹽屠釣之間者固尚多矣其亦有可得而從之遊者乎
風氣旣回聲應斯在此千載一時也吾期於子之歸焉
觀之將見子之識日克文日肆而天下之觀在子也於
是咸賦詩以道其行而余為之序

贈日者曾逢萊序

吾聞往時有溫嚴二家得麻衣道者數學於江上異人
其法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時演千百十零之數以千百
十零配祖父妻子之位定以八卦綜以五行者其常也
推之以卦氣所屬之交加之以父母姓氏之數者其變
也執其常極其變凡世之生不齊者舉無遺策而數
之妙始不可勝用矣然其學宏博奇奧二氏誓不以傳
人亦罕有能窺之者嚴之學早已無嗣失傳而溫之
學多傳其子孫得溫之傳者獨蓬萊曾氏止耳蓬萊機
悟警敏事其師如事父故蚤學而易成其術嘗與二氏
並行而益顯余蓬萊年且八十而神完力壯類五六
十者余嘗見之於廬陵之龍門今凡三見矣觀其為人推
談機祥往不為依違觀望於凡貴賤貧富壽夭直瞻
然如目視而手指至推其姻婭支屬之情貌美惡泊心
迹隱微咸盡極言之不諱聽者方傾坐絕倒而聞者
已心折神伏耳熱汗下不暇再叩此其為中也亦何奇

哉嘗竊觀世之變者或以千支或以星象或以曆數無慮數十家然鑿柄抵牾鮮有合者其說至於同年月日時則皆窒而不能以通窮而不能以變獨二氏之說不專論本策又推其父母之數加之以為積夫本之同者衆也至積則無有同者矣因其不同之數以推其不同之數以推其不同之實此魏管輅所以不能加唐李虛中所以不能知也此豈非其不傳之秘哉近時省中貴人有聞君名以檄來徵者至則以十數同生雜就君決之君推論皆奇中高下有差不爽貴人愕然驚謝欲薦之朝君咲曰後若干年某月日吾其死矣何以薦為貴人知不可強厚資之以歸猶時之扶杖出石門山入城邑步履若馳人爭迎候之共去留恒莫測也君嘗謂余言方少年浪遊江海間所至王從者如市日得不貲常携就博徒戲擲之或時為同人立持去然我卒亦未嘗貧也嗟夫若曾氏者可謂能達之而信於命者矣夫豈規之然持小數私智以証於世其日哉然世之為術者類能觀人而不知所以觀於已至古有負乘而猶招日暮而倒行者亦異乎其所談矣苟達之而信之若曾氏則死生得失豈不觀於已而有餘哉他日別余將歸老山中余懼其難於繼見而世或莫知其與丁之所自也故述而序之將畀世之傳日者有來焉

洪武二年歲己酉二月十五日庚辰泰和貳守夾谷侯
出勅農干城西郭門之外道也令典也是日天晶氣和風
日澄朗旌旄前導與馬後趨凡州之幕官屬吏胥徒下
至毗隸野老無不奔走後生之恪恭所事而校官儒士以
及材藝俊秀之徒亦莫不來會田間將觀禮焉鼓三奏
涂道既除冠服儼臨苾芬載陳耒耜乃駕相協利器牛
馴土膏九推而還五種斯播其老幼婦女夾阡陌隴
畛而觀者蓋以千百計侯乃釋服就位立毗隸咸造于
前宣其勸詞勞以酒食莫不歡欣呼號踴躍拜惟此
踈賤德公不遺敢不夙夜冀以力田事以供王稅自今
以始無有怠後衆既退乃與幕屬儒士更聚於月池之
上而飲勞焉衆舉酒為壽適有持麥穗來獻者侯欣然
簪而飲之曰此豐登之兆願共諸君樂之也既乃偏酌
焉酌獻有容邊豆斯秩賓既樂止日將夕矣侯則曰樂
不可極事不可曠今茲勅農乃職之宜穡勞既終敢飭
逐駕允尔在侑能無辭乎衆曰諾時清江繪史孫昂請
為圖以進而諸君子成歌咏之州人劉楚以侯為農興
勸也能謹而有常及與士勞飲也又能濞而有節是皆
可書也故不辭而為之序

送吉水縣知縣費侯赴覲序

洪武二年己酉夏四月吉安府吉水縣費侯將赴覲于
南京祇令典也惟吉安為江西上郡其屬邑凡八而吉

水地大賦繁實富下沅之衝允使客貴人由江西南上
將汜于府者必先至吉水又其治去大府不四十里允
有徵發科調之舉率先他邑以責其成則為吉水者不
亦難哉費侯本儒雅而濟之以通敏之才體慈和而達
之於煩劇之政宜見其有餘而不見其不足也見其優
優以成而不見其戚、以愆也則其性而入覲於王朝
有不脩顧問而承寵光者乎侯若曰惟茲下邑在昔實
魏繁行習恬恃寬乘亂鼓暴孽芽其間者有之矣穎天
威神靈擊颺舉剗剗嶽嶽摧拉角距俾就繩矩維時創
殘噸呻以呼維此牧首實令攸屬撫摩滌蕩嗟煦生成
迺畝迺廬以干以城然後王法憲度天庥日昃百里外

暨山夷水清比豈臣能惟天之明敢不再拜稽首以對
馭于玉庭由是考山川風俗之美道田里生殖之蕃陳
士庶文物之盛彬、然煌、焉其有不最於旁邑而重
於一郡者乎於是費侯行有日其邑士蕭梓遣人徵言
於秦和劉楚以為贈楚同郡之課氓也誠令得服耒耜
於寬閑之野日從田夫野老詠歌隣邑賢侯之化亦多
幸矣其能與知國家考績黜陟之大章大法哉雖然嘗
聞之矣有天下允外任為守令者率三歲代去得上計
於中書而已然宰執不得見也而况於九重萬乘之尊
嚴也哉今國家監往弊立新制以敦化本以一人心允
郡守縣令率俾久於其任其守令以下皆得以時入覲

因陳其所當言而上之人又將因言問覈賢否而為之黜陟焉今吉水之人亦榮侯之政而未嘗則朝廷其將以侯終惠於邑民也審矣梓幸為我謝費侯曰勉哉斯行吾將因侯之牲以賀朝廷之任賢令為有徵又將俟侯之歸以賀吉安之得賢屬為有永也

羅氏族譜序

余幼聞長老言宋季時江之南有狀元張氏以勢力據
搖州縣一時氣燄烜赫孰不願爭出門下張之鄰有羅
氏字正叔者視張氏不啻東西家然足迹未嘗一闕其
庭方退然教子孫力耕勤學為自庇計在當時若甚無
過人者其後張竟以事償而羅氏以善克持至今益嘗
慕其人思見其子孫乃至元己卯間余客豫章始識誠
甫與其弟德甫仁甫問之則正叔諸孫也時年俱已六
十餘而圓顛白髮渥丹類如古仙人其子弟又皆頎然
長身如芝蘭叢桂森秀可愛時方挾重貨行四方為庶
賈類能言宋終遺事及鄉里人物盛衰賢否得失大槩
余喜數過聽之不厭也後二十餘年以亂歸鄉里及過
江南則諸老沒久矣獨德甫之子_和鄉仁甫之子_惠鄉
在焉既而和鄉沒而惠鄉與其姪曰志道曰修己者咸
攻苦治生朝出耕夜歸讀書人書而惠鄉猶勤焉治
舉子業方有志於科第一門出入彬彬禮讓盛矣哉他
日惠鄉錄其族譜半幅以示且曰先世舊譜遭亂散逸

弗存相傳南渡後自金陵徙江州後自江徙吉自吉徙西昌有諱德善者實始遷之祖也迄今且七世矣某悞無以傳諸後請為之言以徵焉夫世族之保也難矣惟善之殖者利莫大也有富盛薰灼如張氏者今其狀元之居之墓皆湮沒江上蒿棘中其子孫不知何在而羅氏之後獨能守其先廬墳墓於陵迂谷變之餘方習詩禮尚文雅日振而未艾則世之遺子孫若羅氏者豈不可以為法哉則嗣羅氏者宜知所勉矣

株木余氏族譜序

在宋有余氏居株木與吾劉氏連姻而同里其家傳譜牒斷自曲江襄公靖始襄公嘗知吉州其孫忠因家焉

此西昌余氏之所由始而株木蓋其別業也今所居近有良田數百頃皆其家故物鄉人至今呼為余家段云當宋季襄公之八世孫有大成者自號竹林翁與先祖實存府君同出監簿王氏為外兄弟志相好而學相誼也翁以科目厚自期待讀書幾為之喪明翁既沒其從子曰希武者余先人與之交鄉人稱曰友梅先生、早孤而貧躬稼植以養其母既長授徒里中每得一耳輒歛不忍食必懷橐以奉鄉鄰稱為孝子方元盛時士夫競為短衣茸帽尚跪拜禮先生不詭於俗每朔望謁見獨緇巾深衣大帶端拱而深揖使學者見先王之舊又嘗為四言韻語以訓蒙使知古今人物天地陰陽之

類與夫君臣父子忠孝邪正治亂得失成敗之故而必
不為虛言浮詞以欺眩一世此其學行之植教導之施
有不徒然者矣先生沒遭世多故鄉閭士族之世其業
者益不可見獨余氏一門至于今不替而先生之孫昌
齡尤能讀書守禮以事其諸父友其昆弟而保譜牒之
遺豈非難哉夫盛德必百世祀源深者流之必長本之
盛末之必茂固也而君子亦思所以自盡者乎子之所
以祖襄公而不敢忘者誠知敬其所自矣不知襄公居
曲江未第時其上又誰祖也豈亦嘗有如襄公者乎其
前之未必有如襄公者而公能特然拔出嶺海間以自
致於天下矧為襄公之子若孫者乎況為其子若孫之